

淵峯奕函

第四函
七冊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一

人部七十

遊俠
冥報

報德
物報

謝恩(附)
負德

遊俠一

漢書曰意氣高作威於世謂之遊俠 又曰背公死

黨之義成守節奉上之義廢 **增**荀悅漢紀曰立氣勢

作福威結私交以立強於時者謂之遊俠 又曰俗有

三游德之賊也 一曰遊俠二曰遊說三曰遊行亂之所

由生也傷道害德敗法惑時先王之所慎也 韓子曰

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

遊俠二

人部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一

遊俠

原列子曰虞氏者梁之富民也家既充盛錢金無量財

貨無貲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

而行樓上博者大笑鳶飛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曰

虞氏福樂之日久矣常有輕易人之志乃辱我以腐鼠

率徒屬而滅其家 淮南子曰北楚有任俠者其子孫

數止之不聽縣有賊大搜其廬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

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爲之戰得免反謂其子曰汝數止

吾俠今有難皆賴而身免汝諫不可用也 戰國策曰

韓僂嚴遂事於君二人相害嚴遂正議直指舉韓僂之

過僂拔劍趨之嚴遂懼誅亡去求人可以報韓僂者至

齊陰交聶政以意厚之政母死既葬除服曰嗟乎政乃
市井之人鼓刃之屬而嚴仲子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
臣舉金爲親壽是深知政也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所
以不許子者徒以親在今親已亡仲子所欲報者爲誰
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僂政遂獨行仗劍至韓直入
刺僂僂走而抱哀侯政刺之兼中哀侯左右大亂增
鴻書曰荆有佞飛者得寶劍於干遂還涉江至中流陽
侯之波而蛟來繞其船佞飛勃然曰此江中之腐肉朽
骨棄劍而已余奚愛焉拔劍赴江刺蛟殺之荆王聞之
仕以執珪 風俗通曰俗說齊人有空車行魯人有負

釜者便持釜置車中行三百里臨別取釜不相問亦不謝後車家繫獄當死釜主徑往篡之穿壁未達曰極哉車者怒不肯出釜主慙欲俱死明日主者以事白齊君齊君義而原之

原漢書曰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悉爲遊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殺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搯腕而遊談者以四豪爲稱首

增齊王封田嬰於薛號靖郭君得專齊權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之子曰文通儻饒智略說靖郭君以

散財養士靖郭君使文主家待賓客賓客爭譽其美請以文爲嗣嬰卒文嗣位號孟嘗君招致諸侯遊士及有罪亡人食客常數千人名重天下又趙王封弟勝爲平原君食客常數千人有公孫龍與孔穿者皆其客也

原史記曰漢甯成抵罪得脫乃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

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陂

田千餘頃役使數千家數年產至千金爲任俠其役民

重於郡守 漢書曰季布爲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

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匿罪三族布匿濮

陽周氏乃髡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

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乃
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
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也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
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如此此不
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
鞭荆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之滕公心知朱家
大俠意布匿其所乃許諾待間果言如朱家上乃赦布
又曰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爲任俠方數
千里士爭爲死嘗殺人亡吳從爰絲匿長事爰絲弟畜
灌夫籍福之屬少年多時時借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

以勇聞關中

增

綱目曰漢高祖魯元公主爲趙王敖

后高祖從平城還過趙趙王敖執子壻禮卑甚高祖箕踞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等請爲王殺之王不從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柏人趙高等乃屏人於廁中上欲宿心動而去貫高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於是并逮捕趙王及諸反者詔敢從者族趙午等皆自剄貫高獨怒罵曰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輜車膠致詣長安高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榜笞刺剝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廷尉以聞上曰壯士誰知者泄公曰臣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往

問之高曰吾三族皆以論死豈愛王過於吾親哉顧王實不反具道所以王不知狀泄公以報乃赦赦廢爲宣平侯而徙如意王趙上賢高赦之高曰吾所以不死者白王不反耳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乃仰絕脰而死漢書曰朱家魯人魯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諸所嘗施惟恐見之賑人不瞻先從貧賤始專趨人之急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 又曰袁盎爲楚相免家居與閭里鬪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孟雖博徒然母

死客送喪車千餘此亦有過人者

原又曰灌夫爲人

剛直使酒不好面諛權貴勢在已右者必陵之在左者愈貧賤尤益敬禮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以此多歸之

又曰劇孟以俠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也天下騷動大將得之若一敵國劇孟行大類朱家然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孟死家無十金之財

又曰郭解字翁伯河內軹人解父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爲人靜悍陰賊不飲酒少藏亡命作姦剽攻劫鑄錢掘冢所殺甚衆及長改節以德報怨以軀借友報

仇自喜爲俠解姊子見殺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
具以實告解曰公殺之當吾兒不直遂放其賊諸公聞
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然恭謹未嘗乘
車入縣庭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問其姓名客欲殺之
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解兄子斷
楊掾頭公孫弘曰解以布衣以睚眦殺人雖不知罪尤
甚遂族解

增

又曰汲黯好遊俠任氣節內修潔好直

諫數犯主顏色嘗慕傅伯表益之爲人也善灌夫鄭當
時及宗正劉棄疾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

原又曰

鄭當時爲任俠自喜孝景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

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常恐
不徧其知友皆天下有名士也 又曰丞相公孫賀子
敬聲以皇后姊子驕奢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
獄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賀自請逐
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獲安世安世者京師
大俠也聞賀欲以贖子笑曰丞相禍及宗矣南山之竹
不足受我辭斜谷之木不足為我械安世從獄中告敬
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及使巫祭祠當道埋偶人祝詛有
惡言下有司案驗賀父子死獄中 **增**又曰睦弘字孟
魯國蕃人少時遊俠鬪雞走狗長乃變節從嬴公受春

秋

嬴公
姓氏

以明經爲議郎符節令

又曰陳遵字孟公杜

陵人身長八尺餘容貌甚偉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臧

去以爲榮時列侯有子與遵同姓氏者每至人門曰陳

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曰陳驚坐 又曰

原涉字巨先哀帝時父爲南陽太守死官郡人賻錢千

萬悉還之廬墓三年爲谷口令年二十餘谷口聞其名

不言而治人常置酒請涉入里門客有道涉所知母病

避疾在里宅者涉即往候叩門家哭問以喪事家無所

有涉乃削牘爲疏具記衣被飯含之物分付市買日跌

皆會其周急待人如此後人有毀涉者曰姦人之雄喪

家子即殺之。又曰印成太后外家王氏貴而侍中王
林卿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賓客愈盛。原又曰萬
章字子夏長安熾盛街間各有豪俠章在城西柳市號
曰城西萬子夏爲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諸侯貴人
爭欲揖章莫與京兆言者與中書令石顯善顯坐免官
徙歸故郡留其牀席器物直數百萬與章章不受客問
其故章歎曰章以布衣見哀於石君石君家破不能有
以安也受其財物此爲石氏之禍萬氏反福耶人以是
稱之。又曰婁護字君卿時王氏方盛賓客盈門五侯
兄弟爭名其客各有所厚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歡心

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交長者尤見親敬衆以是服之
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之筆札婁君
卿之唇舌母死送喪者致車二三千兩閭里歌之曰五
侯治喪婁君卿時成都侯商爲大司馬衛將軍欲候護
其主簿諫曰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往至護
家久住移時 **增**漢戴遵字子高多財好施食客常三
四百人語曰關中大豪戴子高 東漢馬援兄子壻王
磐平阿侯仁之子也王莽敗磐擁富貲爲游俠有名江
淮與貴戚友善 東觀漢記曰邳惲之友董子張其父
及叔爲鄉里盛氏一時所殘害子張病困將終惲往候

張張視惲歔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長短而痛二父
仇不復也惲即將客取仇人頭以視張張熹氣音絕惲
見令以狀自首令應之遲趨出詣獄令跣追之不及即
自入獄謝惲拔刃自嚮以要惲曰子不從我出敢不以
死明心乎惲遂出 英雄記曰王匡字公節泰山人以
任俠聞辟大將軍何進府使於徐州發強弩五百詣京
師會進敗匡還鄉里 魏志曰典韋陳留人也形貌魁
梧膂力過人好豪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永爲讐韋爲
報之永故富春長備衛甚謹韋乘車載雞酒僞爲候者
懷匕首入殺永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去永居近市

一市盡追莫敢近者

原

又曰楊阿若後名豐字伯陽

少遊俠常以報讐解怨爲事建安中太守徐揖誅郡中強族黃氏時黃昂得脫在外乃集衆攻揖揖城守豐以昂爲不義合衆捕昂殺之故時爲之號曰東市相殺楊阿若西市相斫楊阿若

增

吳志曰甘寧字興霸少有

氣力好遊俠招合輕薄少年爲之渠帥羣聚相隨挾持弓弩負毘帶鈴民間聞鈴聲即知是寧

裴啓語林曰晉

李陽大俠士庶無不傾心爲幽州刺史當之職盛夏一

日詣數百家別賓客常填門

裴子野宋畧曰寧朔將

軍何邁素豪俠好聚斂士出入遊從者塞路

唐書曰

賈建德貝州人材力絕人喜俠節鄉里有喪親者貧無以葬建德方耕聞之遽解牛以給之有劫盜夜入其家建德知之立戶下連殺三盜餘盜不敢入呼取其尸建德曰可投繩下係取去盜投繩而下建德乃自係使盜曳出捉刀躍起復殺數盜繇是益知名 又曰李勣字懋功曹州離狐人本姓徐氏客衛南家富多童僕積粟常數千鍾與其父蓋皆喜施貸隋大業末韋城翟讓爲盜勣年十七往從之說曰公卿壤不宜自剽殘宋鄭商旅之會可以自資讓然之初勣拔黎陽倉就食者衆高季輔杜正倫往客焉及平虎牢獲戴曹咸引見卧内推

禮之後皆爲名臣平洛陽得單雄信故人也表其材武
且言若貸死必有以報請納官爵以贖不許乃號慟割
股肉啗之曰生死永訣此肉同歸於土爲收養其子焉
又曰丘和河南洛陽人也父壽魏鎮東將軍和少便
弓馬重氣任俠及長折節與物無忤無貴賤皆愛之

唐郭元振爲通泉尉任俠使氣嘗盜鑄及掠賣部中人
口千餘以餉遺賓客百姓厭苦之 李白喜縱橫術擊
劍爲任俠輕財好施 裴度未顯時羸服私飲爲武士
所窘胡証聞之突入坐客上引觥三酌客皆失色因取
鐵燈檠摘枝葉櫟合其跗橫膝上謂客曰我欲爲酒令

飲不醕者以此擊之衆唯之証一飲數升次授客客流
離盤杓不能盡証欲擊之諸惡少叩頭請去証悉驅出
故世人稱其俠 唐書曰劉乂亦一節士少放肆爲俠
行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更折節讀書能爲歌詩獨不
善俛仰貴人聞韓愈接天下士步歸之樊宗師見而拜
之爲人性直率面道人短長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
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 鴻書曰五代
唐黃子野侯官人父周行賈於杭州子野年十三從之
其父時就他郡以子野守舍適王伾微時覆舟於羅刹
江子野行見之奮臂大呼曰能生得人者予百金於是

漁者得伍子野即與以舍中裝直百金其父歸大異之
子野曰子得其名乃令父喪羸非孝也遂去爲人僕賃
主人微聞救伍事義其爲人陰倍其償乃爲小賈之息
久之旣致蓄藏以其半爲親甘毳費以其半散之貧交
昆弟乃折節讀書治左氏春秋無何客有勸之仕者子
野不荅因自悔見知於人遂變姓名焚毫素耕於方山
其後王伾爲散騎常侍使人召之則亡乃令福州觀察
處置使以物色訪之得之於陽岐江上有一男子扁舟
披蓑獨卧雪中忽扣舷歌曰早潮初上海門闌漠漠彤
雲雪作堆一百六峰都掩盡不知何處有僧來又歌曰

幾日江頭醉不醒滿天風雪卧滄溟定知酒伴無尋處
門外松濤坐獨聽使者疑其子野遥呼之曰仲無恙乎
子野曰唯唯於是遂達伍之命隨子野至青山中家徒
四鐸立几上獨周易一卷子野佯喜設脫粟之食與之
約曰旦日雲霧會於傳舍旦日傳舍長展車待客夕時
子野不至使者馳至其家則書幣封識如故子野已遁
去矣又曰唐萇從簡爲忠武節度使聞許州富人
有玉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夜卒
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歎曰吾公欲敘
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帶

獻遂踰垣而去不知其所之 宋史曰郭進深州博野

人少貧賤爲鉅鹿富家傭保倜儻任氣結豪俠嗜酒蒲

博 又曰焦繼勳少讀書有大志游三晉間爲輕俠以

飲博爲事 宋張齊賢爲布衣時倜儻有大度孤貧落

魄常舍逆旅有羣盜千餘人飲逆旅中居人皆惶懼竄

匿齊賢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丈夫求一醉飽可

乎盜皆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也延之坐齊賢曰盜

非齷齪兒所能爲也皆世之英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

又何聞焉乃取大盃滿酌飲之一舉而盡者三又取純

肩啗之勢若狼虎羣盜視之錯愕咨嗟曰真宰相也不

然何能不拘小節如此他日宰制天下當念我曹皆不
得已而為盜耳願自結納競以金帛遺之皆受不讓重
負而返焉 宋稗類抄曰柳仲塗開赴舉時宿驛中夜
聞婦人私哭聲婉而哀曉起詢之乃臨淮令之女令在
任貪墨委一僕主獻納及代還為僕所持逼其女為室
令度勢難免因許之女故哭柳往見令詰之得其實怒
曰願假此僕一日為之除害僕至柳室即令往市酒果
鹽梅等物俟夜闌呼僕人叱問曰脅主人女為婦是汝
耶即奮匕首殺而烹之翼日名令及同舍飲云共食衛
肉飲散亟行令追謝問僕安在柳曰適共食者乃其肉

也 又曰張乖崖詠布衣時客長安旅次聞鄰家夜聚
哭甚悲訊之其家無他故乖崖詣其主人力叩之主人
遂以實告曰某在官不自慎常私用官錢爲家僕所持
欲強取長女拒之則畏禍從之則失節匪類約在朝夕
所以舉家悲泣耳乖崖明日至門側俟其僕出即曰我
白汝主假汝一至親舊家僕意尚遲遲強之而去出城
使導馬前行至一懸崖間下馬數其罪僕倉皇未及對
輒以刀揮墜崖中歸告其鄰曰僕已不復來矣速歸汝
鄉後當謹於事也 又曰陳同甫亮聞辛稼軒名訪之
將至門過小橋三躍而馬三却同甫怒拔劍斬馬首推

仆地徒步而進稼軒倚樓見之大驚遣人詢之則已及門遂定交 鴻書曰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爲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曰我亦知書寧肯爲賊用況公忠義如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公問欲金帛乎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荅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姦細公後嘗於河北陰物色之

不可得此又賢於鉏麈矣 明洪武中京師有校尉與

鄰婦通一晨校瞰夫出即入門登牀夫復歸校伏牀下
婦同夫曰何故復回夫曰見天寒思汝熟寢足露衾外
恐傷冷來添被耳乃加覆而去校忽念彼愛妻至此乃
忍負之即取佩刀殺婦而出有賣菜翁常供蔬婦家至
是入門無人即出鄰人執以聞官翁不能明証伏獄成
將棄市校出呼曰某人妻是我殺之奈何要他人償命
遂白監決者欲面奏監者引見校奏曰此婦實與臣通
其日臣聞其夫語云云因念此婦忍負其夫臣在牀下
一時義氣發作就殺之臣不敢欺願賜臣死上歎曰殺

一不義生一無辜可赦也即釋之明獻徵錄張弼楊
義士傳曰天順間錦衣衛指揮門達怙寵驕橫凡忤之
者輒嗾覘卒潛致其罪逮捕考掠使無詰證莫可反異
由是權傾一時言者結舌其同僚袁彬質直不屈乃附
以重情考掠成獄內外咸冤之莫或敢發也京城有楊
墳者戍伍之餘夫也素不識彬爲之上疏曰正統十四
年駕留虜廷臣悉奔散逃生惟袁彬一人特校尉耳乃
能保護聖躬備嘗艱苦及駕還復辟授職酬勞公論稱
使今者無人奏劾卒然付獄考掠備至罪定而後附坐
法司雖知其枉豈敢辨明陷彬於死雖止一夫但傷公

論人不自安乞以彬等御前審錄庶得明白死者無憾
生者亦安臣本一芥草茅身無祿秩見此不平昧死上
言遂擊登聞鼓以進仍送衛獄達因是欲盡去異己者
乃緩墳死使誣少保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賢指
使墳佯諾之達遂以聞會三法司鞫於午門前墳乃直
述所言皆由已出於賢無預達計不行而彬猶降黜居
第盡毀未幾英宗升遐言者劾達罪舉墳事為證達謫
死南丹彬復舊職代達總衛事成化初修英宗實錄稱
義士楊墳云 又高啓南宮生傳曰南宮生吳人偉軀
幹博涉書傳少任俠喜擊劍走馬尤善彈指飛鳥下之

家素藏厚生用周養賓客及與少年飲博遨戲盡夜其
賢述妝見天下亂思自樹功業乃謝酒徒去學兵得風
后握竒陳法將北走中原從豪傑計事會道梗周流無
所合遂泝大江遊金陵入金華會稽諸山蒐覽環怪渡
浙江汎具區而歸家居以氣節聞衣冠慕之爭往迎候
門止車日數十兩生亦善交無貴賤皆傾身與相接有
二軍將恃武橫甚數毆辱士類號虎冠其一嘗召生飲
或曰彼醜不可近也生曰使酒人惡能勇吾將柔之矣
即命駕往坐上座爲語古賢將事其人竦聽拜起爲壽
至罷會無失儀其一常遇生客次顧生不下已目攝生

而起他日見生獨騎出從健兒帶刀策馬踵生後若將肆暴者生故緩轡當中道進不少避知生非懦儒遂引去不敢突冒訶避明旦介客詣生謝請結驩生能以氣服人類如此 又曰曹州陳都御史九疇以將略樹勛寧夏最有聲而見忌王瓊桂萼不獲用晚節縱誕聲酒嘗宴客不給輒從一騎出百里外必有所獲而歸人亦不敢問之 又曰高中丞捷者新鄭相拱之第三兄也少輕俠武力絕人既舉鄉試矣猶與羣盜走馬剽剗行旅金帛盜捕得所引輒稱高三叔而匿其名與居址旣成進士乃稍稍解居官所至以威嚴治辦稱每坐堂皇

問事胥吏皆股栗無入色敲榜之下流血盈庭談笑自若後自南院罷歸莊居至夜分盜意其厚藏謀劫之司警者以報捷令洞開大門手舞雙刀一力士持鐵棒翊而出刃光如月慄疾若風盜數十人皆奔跌原野間有俯伏者呼而曰三叔尚雄武如是耶捷笑而呼使入莊大作榼餅酒飲食之亦有舊識者分子之錢帛叩頭別去三四少年遂委質為高家奴終身 又曰左都御史劉燾與按察副使尹綸皆嘉靖戊戌進士也二人皆有武力善騎射而燾於技尤精綸將計偕而橐中無一錢從少年陸博勝之得十金買一馬就道至百里外則得

善馬抵都而橐裝滿矣蓋皆故所劫騎道贈之也壽後
官濟南司理中原劫長往投之與飲噉無虛日二人皆
不修檢出入多從妓女僮僕少年臂鷹牽犬馳獵為樂
綸罷官一子曰乘衡以捷武至大將壽累開府南北竟
以功名終其家馬捷如犬犬大如馬婦女作男裝男作
婦裝

遊俠三

原意氣

權力

上詳遊俠一
行州里力折公侯

權

赤丸

白刃

漢書曰長

安姦滑浸多少年殺吏受賕報仇相與操丸為彈得赤
九者斬武吏黑者斬文吏城中薄暮塵起剽掠死傷橫
道及尹賞為長安令乃穿地深數丈名為虎穴捕羣盜
內穴中數日視其屍相枕藉而死古詩曰失意杯酒

間白刃
起相仇
燕市
夷門
荆軻飲燕市
抱關
椎埋
馳騫

王舒温少時椎埋為姦
史記曰漢興禁網疎闊外戚
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游俠劇孟郭解之徒

馳騫於
借客
結客
漢朱雲字子游少通輕俠借
客報仇
古詩結客少年場

三游
四豪
力政爭強由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

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為
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談者以四豪為稱首
自

屠
自刎
聶政者軼深井里人也為嚴仲子報仇刺殺
燕太子丹嘗質於秦秦王政遇之不善故丹怨而亡歸

求為報秦王者其傳翰武言燕有田光先生者可與謀
太子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武即出見田先生道

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光曰謹奉教乃造焉光坐定
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

光曰臣精已消亡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
子曰願因先生得交給荆卿可乎光曰敬諾即趨出太

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願先生
遊俠

人部

勿泄也光俛而笑曰諾僕行見荆卿道太子言願足下

過太子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長者為行不使

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願先生竊符喜劍上詳遊

史記遊俠傳楚曰仲以俠聞喜原橫潁川居柳市

劍父事朱家自以為為行弗及潁川之人歌曰潁川清

灌夫交通無非豪俠橫潁川潁川字子夏居長安柳市

通袁盎脫季布謂盜曰孟博徒也將軍何自通之盜

曰孟急人之急造其門不以親為解魯朱家藏

浩豪士以百數陰脫季布於危及布貴終不見

杜陵北渭橋西唐盧照鄰長安古意詩曰挾彈飛鷹

芙蓉劍共宿已然諾喜縱橫上史記灌夫傳

三輔惡少六國罪人漢昭帝元鳳五年發三輔及郡

嘗等四感分遺身背公死黨七啓曰雄俊之徒交

公子

分遺身此游杖之徒游俠傳序曰六國時背公死黨之義成守節奉上之義廢漢興未及匡正言

信行果知禁反正太史公曰游俠行雖不執然猶言必信行必果非明王在上示之

以好惡齊之以禮法匹夫之細五陵之俠游俠傳

解之倫匹夫之細竊生殺之權觀其温良沈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絕異之資惜乎不入於道德放縱於

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幽并之兒張趙之倫李太白詩曰五陵年少少金市東

曹植詩曰借問誰家子幽并游俠兒張衡西京賦曰

都邑游俠張趙之倫齊志無忌擬跡田文輕死重氣結如雲注張趙並刺客也

增衛地上力野王好氣書

野王好氣任俠有濮上風不避風雨不言姓氏曰衛地其俗剛武尚氣力而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家貧少時給事縣為亭長稍遷功曹任俠好交從士大夫不避風雨魚豢典畧曰徐福字元直好任俠擊劍中平末常為人自卧大牀自

報仇為吏所得問其姓氏閉口不言

遊俠

享大案

東漢陳登字元龍在廣陵有威名許汜與劉備

龍湖海之士豪氣未除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主客

禮久不相與語自上夫林卧使客卧下林備曰今天下

大亂君當憂國忘家乃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

諱也何緣與君語如我自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下何

但上下牀之間耶表大笑吳志曰步騭避亂江東與

廣陵衛旌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

騭與旌寄食其地耀為所侵乃共修刺奉瓜以獻征羌

方在內卧駐之移時旌欲去騭止之曰本所以來畏其

強也今舍去欲以為高祇取怨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

隱几坐帳中設席坐騭旌於牖外旌愈恥之騭辭色自

若征羌身自享大案殺膳重沓以小盤飯與騭旌准菜

茹而已旌不能食騭極餐致飽乃辭出旌怒曰能忍此

乎騭曰吾等貧賤故主人以貧

千里爭死 千乘送

賤遇之固其宜也富何所取

喪 上史記季布事

朱家賑貧 王磐擁富

上詳遊俠

馬援兄子壻王磐平阿侯仁之子也王莽敗

薛中六

磐擁富贊為游俠有名江淮間與貴戚友善

萬家

關中數千里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

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不薛中蓋六萬家矣季布

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爭致

遊俠四

原節慕原嘗

名亞春陵

連交合眾

結儔附黨

求名殺吏

賈勇報仇

英儁之域

西京賦

游俠之場

操丸之俠

剗刃之仇

然諾則黃金不易

季布

矢

意則白刃相仇

見曹植詩

輕死重氣結黨連羣

詳上游俠三張趙之

倫注

義激毫毛節成感槩

劉卽趙都賦曰游俠之徒晞風擬類貴交尚信輕命重氣

義激毫毛節成感槩

人部

遊俠五

原詩 魏阮瑀詩曰燕丹養勇士荆軻爲上賓圖盡擢七
首長驅西入秦素車駕白馬相送易水津漸離擊筑歌
悲聲感路人舉坐同咨嗟歎氣若青雲 晉張華俠曲
曰俠客樂幽險築室窮山陰棲遲熊羆穴容與虎豹林
雄兒任氣俠聲蓋少年場借友行報怨殺人都市傍吳
刀鳴手中利劒巖秋霜騰超如電激迴旋如流光生從
命子遊死聞俠骨香沒身心不懲勇氣加四方 又游
俠篇曰翩翩四公子濁世稱賢名食客三千餘門下多
豪英游說朝夕至辯士自縱橫孟嘗東出關濟身由雞

鳴信陵西反魏秦人不窺兵趙勝南詛楚乃與毛遂行
黃歇北適秦太子還入荆

增

左思詠史詩曰荆軻飲

燕市酒酣氣益震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雖無壯士
節與世亦殊倫高盼邈四海豪右何足陳貴者雖自貴
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干鈞

原

陶潛詠荆

軻詩曰惜哉劔術疎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
餘情 宋王僧達依古詩曰少年好馳俠旅宦游關原
既踐終古跡聊諄興亡言顯軌莫殊轍幽塗豈異魂

鮑照擬古詩曰幽并重騎射少年好馳逐
象弧鍤雕服獸肥春草短飛鞚越平陸朝游鴈門上暮

還樓煩宿石梁有餘勁驚雀無全目

增

又結客少年

場行曰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失意杯酒間白刃起
相讐追兵一旦至負劔遠行遊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
臣升高臨四關表裏望皇州九塗平若水雙闕似雲浮
扶宮羅將相夾道列王侯擊鐘陳鼎食方駕自相求今
我獨何爲埒堞懷百憂

原

又擬古詩曰日晏罷朝歸

輿馬塞衢路宗黨生光華賓僕遠相慕富貴人所欲道
德亦何懼 梁元帝劉生詩曰任俠有劉生然諾重西
京扶風好驚坐長安恒借名榴花聊夜飲竹葉解朝醒
結交李都尉遨遊佳麗城 吳均詩曰結客少年歸翩翩

翻駁馬肥報恩殺人竟賢君賜錦衣握蘭登建禮托玉
人含暉顧看草元者功名終自微 又古意詩曰西都
盛冠蓋九遠塵霧塞中有惡少年技能專自得玉鞭蓮
花劍金苕流星勒聊爲路傍人寫鞞長楸北 王僧孺
詩曰青絲控燕馬紫文飾吳刀朝風吹錦帶落日暎珠
袍陸離開右客照耀山西豪雖非學詭遇終是任逢遭
人生會有死得處如鴻毛寧能偶雞鶩寂寂隱蓬蒿
何遜擬輕薄篇曰城東美少年重身輕萬億柘彈隨珠
九白馬黃金飾長安九遠上青槐蔭道植轂擊晨已噴
肩摩暗不息走狗通西望牽牛亘南直相期百戲傍去

來三市側象牀沓繡被玉盤傳綺食 周王褒游俠篇

曰京洛出名謳豪俠競交游河南朝四姓關西謁五侯
鬪雞橫大道走馬出長楸桑陰徙將夕槐路轉淹留

庾信詩曰俠客重連鑣金鞍被袿條細塵障路起驚花
亂眼飄酒醺人半醉汗溼馬全驕歸鞍畏日晚爭路上

河橋 陳沈炯長安少年詩曰長安好少年驄馬鐵連

錢陳王瑑韜勒晉后鑄金鞭步搖如飛燕寶劍似舒蓮
去來新市側遨遊大道邊 陰鏗西游咸陽中詩曰上

林春色滿咸陽遊俠多成斗疑連漢橋星像跨河影裏
看飛轂塵前聽遠珂還家何意晚無處不經過 周弘

直賦得荆軻詩曰荆卿欲報燕銜恩棄百年市井傾別
酒水上擊離絃七首光陵日長虹氣燭天留言與宋意
悲歌非自憐楊繒賦得荆軻詩曰函關使不通燕將
重深功長虹貫白日易水急寒風壯髮危冠下七首地
園中琴聲不可識遺恨沒秦宮又俠客控絕影詩曰
青門小苑物華新花開鳥弄會芳春僊掌層臺浮麗日
長楸廣路起紅塵園中追尋桃李徑陌上逢迎游俠人
游俠英名馳上國人馬意氣俱相得白玉鹿盧秋水劍
青絲宛轉黃金勒復有魚目並龍文躡影追風本絕羣
影入吳門疑曳練形來西北似浮雲寄語幽并馳射客

未肯推名待借君

隋陳良游俠篇曰洛陽麗春色游

俠騁輕肥水逐車輪轉塵隨馬足飛雲影遙臨蓋花氣

近熏衣東郊鬪雞罷南皮射雉歸日暮河橋上揚鞭惜

晚暉

曾

卒德源白馬篇曰任俠重芳辰相從競逐春

金羈絡赭汗紫纒應紅塵寶劍提三尺雕弓韜六鈞鳴

珂蹠細柳飛蓋出宜春遙見浮光發懸知頭上人 唐

虞世南結客少年場行曰韓魏多奇節個儻遺聲利共

矜然諾心各負縱橫意結交一言重相期千里至綠沈

明月絃金絡浮雲轡吹簫入吳市擊筑游燕肆尋源博

望侯結客遠相求少年懷一顧長驅背隴頭皎皎戈霜

動耿耿劒虹浮天山冬夏雪交河南北流雲起龍沙暗
木落鴈門秋輕生狗知己非是爲身謀 張昌宗少年
行曰少年不識事落拓游韓魏珠軒流水車玉勒浮雲
騎縱橫意不一然諾心無二白璧贈穰苴黃金奉毛遂
妙舞飄龍管清歌吟鳳吹三春小苑遊千日中山醉直
言身可沈誰論名與利依倚孟嘗君自知能市義 盧
照鄰結客少年場詩曰長安重游俠雒陽富才雄玉劒
浮雲騎金鞍明月弓鬪雞過渭北走馬向關東孫臏遙
見待郭解暗相通不受千金爵誰論萬里功將軍下天
上戰騎入雲中烽火夜如月兵氣曉成虹橫行狗知己

負羽遠從戎龍旌昏朔霧烏陣捲胡風追奔滄海咽戰
罷陰山空歸來謝天子何如馬上翁 崔顥古游俠詩

曰少年負膽氣好勇復知機仗劍出門去孤城逢合圍
殺人遼水上走馬漁陽歸錯落金鎖甲蒙茸貂鼠衣還
冢且行獵弓矢速如飛地迴鷹犬疾草深狐兔肥腰間
帶兩綬轉盼生光輝顧謂今日戰何如隋建威 王維
游俠詩曰長安少年游俠客夜上戍樓看太白隴頭明
月迴臨關隴上行人吹夜笛關西老將不勝愁駐馬聽
之雙淚流身經大小百餘戰麾下偏裨萬戶侯蘇武才
爲典屬國節旄空盡海西頭 李白俠客行曰趙客綬

胡纓吳鈎霜雪明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十步殺一
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閒過信陵飲
脫劍膝前橫將炙啖朱亥持觴勸侯嬴三杯吐然諾五
嶽倒爲輕眼花耳熱後意氣素寬生救趙揮金槌邯鄲
先震驚千秋二壯士烜赫大梁城縱死俠骨香不慙世
上英誰能書閣下白首太元經 又扶風豪士歌曰洛
陽三月飛胡沙洛陽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
骨相撐如亂麻我亦東奔向吳國浮雲四塞道路賒東
方日出啼早鴉城門人開埽落花梧桐楊柳拂金井來
醉扶風豪士家扶風豪士天下奇意氣相傾山可移作

人不倚將軍勢飲酒豈顧尚書期雕盤綺食會賓客吳
歌趙舞香風吹原嘗春陵六國時開心寫意君所知堂
中各有三千士明日報恩知是誰撫長劍一揚看清水
白石何離離脫吾帽向君笑飲君酒爲君吟張良未逐
赤松去橋邊黃石知吾心 又結襪子詩曰燕南壯士
吳門豪筑中置鉛魚隱刀感君恩重許君命泰山一擲
輕鴻毛 又少年行曰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
春風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 又結客少
年場行曰紫燕黃金瞳啾啾搖綠髮乎明相馳逐結客
洛門東少年學劍術凌轢白猿公珠袍曳錦帶七首鍾

吳鴻由來萬夫勇，挾此生雄風。託交從劇孟，買醉入新豐。
笑盡一杯酒，殺人都市中。羞道易水寒，從今日貫虹。
燕丹事不立，虛沒秦帝宮。舞陽死灰人，安可與成功。
又五日東魯行，荅汶上君曰：下愚忽壯士，未足論窮通。
我以一箭書，能取聊城功。終然不受賞，羞與時人同。

又送薛九被讒去魯詩曰：蛾眉笑嬖者，賓客去平原。却
斬美人首，三千還駿奔。毛公一挺劍，趙楚兩相存。孟嘗
悅狡兔，三窟賴馮諼。信陵奪兵符，爲用侯生言。春申一
何愚，刎首爲李園。賢哉四公子，撫掌黃泉裏。借問笑何
人，笑人不好士。爾去且勿誼，桃李竟何言。沙丘無漂母。

誰肯飯王孫

李頎幽燕客詩曰男兒事長征少小幽

燕客賭勝馬蹄下由來輕七尺殺人莫敢前鬚如蝟毛

磔黃雲隴低白雪飛未得報恩不能歸遼東小婦年十

五慣彈琵琶解歌舞今爲羌笛出塞聲使我三軍淚如

雨 王昌齡游俠詩曰秋風鳴桑條草白狐兔驕邯鄲

飲來酒未消城北原平掣阜雕射殺空營兩騰虎迴身

却月佩弓鞘 杜甫少年行曰馬上誰家白面郎臨階

下馬坐人牀不通姓氏麤豪甚指點銀瓶索酒嘗 上

維少年行曰新豐美酒斗十千咸陽游俠多少少年相逢

意氣爲君飲繫馬高樓垂柳邊 高適邯鄲少年行曰

邯鄲城南游俠子自矜生長邯鄲裏千場縱博家仍富
幾處報仇身不死宅中歌笑日紛紛門外車馬如雲屯
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却憶平原君君君不見今人交態
薄黃金用盡還疎索以茲感歎辭舊遊更於時事無所
求且與少年飲美酒往來射獵西山頭 錢起逢俠者
詩曰燕趙悲歌士相逢劇孟家寸心言不盡前路日將
斜元稹俠客行曰俠客不怕死怕在事不成事成不
可藏姓名我非竊賊誰夜行白日堂堂殺袁盎九衢草
草人面青此客此心師海鯨海鯨露背橫滄溟海波分
作兩處生分海減海力俠客有謀人不識測三尺鐵地

延二國 孟郊游俠行曰壯士性剛決火中見石裂殺

人不迴頭輕生如暫別豈知眼有淚肯向頭上髮平生

無恩酬劔閑一百月 宋晁冲之夷門行贈秦夷仲曰

君不見夷門客有侯嬴風殺人白晝紅塵中京兆知名

不敢捕倚天長劔著崆峒同時結交三數公聯翩走馬

幾青驄仰天一笑萬事空入門賓客不復通起家簪笏

明光宮嗚呼男兒名重太山身如葉手犯龍鱗心莫懾

一生好色馬相如慷慨直辭猶諫獵 明姚廣孝壯士

吟二首曰一劔重千金曾將托生死不知燕趙間何人

是知己相見便知心時聞擊筑吟懷恩在一飯不用酒

杯深 徐禎卿游俠篇曰四牡飭朱軒俠氣何翩翩夕
鷺邯鄲道朝馳函谷關千金飾冠劍寶服芳且鮮徒御
若雲浮周道直如絃堂中養死士被服皆珠紈握馬厭
梁肉貝甲委如山片言傾五嶽萬乘慕其賢諸侯奉白
璧爲壽卮酒前合縱連趙魏駕轂出齊燕仗劍歸質子
矯節奪兵權噉噉日中議歃血重一言雞鳴脫虎口狗
盜乃獲全天地相盪蝕四海如沸淵憑軾一抵掌解紛
談笑間縱橫負奇節逸氣蓋八埏慷慨功名會何言七
尺捐策勲山河溢流光竹帛鐫何爲坎壈士撫劍獨長
歎 又結客少年場行曰驪馬宰青絲閭里爭耀馳朝

游吳姬肆暮入屠沽兒袖中俠匕首跨下黃金鉞然諾
杯酒間泰山心不移東市殺怨吏西市仆仇尸裂眦白
日變英風拉如摧突過銅龍門電影忽如遺司隸徒斂
手行人莫敢窺橫行三輔間法令不得施壯義冠千古
雄聲流四垂 李夢陽結客少年場行曰燈如列宿行
月似九秋霜各攜黃金劍結客少年場 又過王子詩
曰率爾高陽飲博徒酣歌結劍膽何羸金門貴客如相
許徑脫鸛裘付酒壚 又送人之南郡詩曰鼓刀朱亥
本微寒白首侯嬴是抱關不爲千金增意氣祇緣一諾
重丘山 李先芳劉生詩曰談兵羞燕領負氣埒蚬鬚

朝彈士林雀夜醉酒家胡片言傾四座千金直一盧撫
劍平津道挾殺李金吾 又臨江節士歌曰臨江節士
泣秋風夜來劍鳴深鞘中龜甲龍鱗各相似誰能辨我
是雌雄 劉績結客行曰結客千金盡酬恩一劍存羞
為狗盜伍不傍孟嘗門 王廷相秦川雜興詩曰客行
不束書大半是俠氣寶劍直千金上有飛龍字 李攀
龍結客少年場行曰翩翩裘馬客遊冶長安城自矜有
俠骨骯髒多交情羞倚將軍勢詎借傍人名利劍一在
掌四海皆弟兄片言出肝膽杯酒如平生恩仇等白日
然諾千金輕君看少年場意氣誰縱橫罵坐亦已麤探

九非老成淺之爲丈夫賢豪大所營長兄推魯連仲兄
推虞卿小弟處囊中龜勉荆楚行但令稱國士不必取
先鳴 王世貞俠客詩曰幸舍新彈鋏屠家舊鼓刀風
塵看不見意氣爲誰高片語忽生翼此身如拔毛金張
貴人里辟易鷓鴣袍 又詠史詩曰翩翩原嘗輩散金
買虛名獨有魏公子好義復知兵取士識其真肝腑爲
之傾一戰邯鄲完再戰大梁寧五國從若風強秦閉喙
澠積弱幸以強昏王墮維城 王世懋詠史詩曰烈士
輕七尺由來殉知己知己問爲誰濮陽嚴仲子白刃起
睚眦行遊報俠累平生所食客緩急難可恃顧盼求賢

豪乃在軼深里政也方鼓刀辱此卿好軌捧觴意何長
肝膽向君委獨行謝車徒七首入韓市鷹擊無完膚餘
勇自屠毀慨意酬所知雄名付其姊遐哉壯士規寧為
百金死仲也何足云所貴得茲士三歎令心哀九原不
可起工吳國倫名都篇曰名都故佳麗少年何翩翩千
金飾寶劍百金縲文鞍臂鷹走東郊戲馬過上蘭力能
嚙飛鏑巧能承弄丸馳騁不言勞角觝相更端雙隼從
何來疾風翔雲間滿引明月弓厲鏃忽應絃一矢貫雙
隼馬驟不及鞭觀者稱神奇狐兔不敢前暮入胡姬肆
披瑟當壚彈清酒滿玉壺珍殺羅翠盤密坐屬所私一

博呼十千旁若無世人意氣矜相憐出門夜未旦白露
何漫漫又結客少年場行曰驄馬飾雕鞍玉珂何珊
珊當場負意氣結客空長安一語成莫逆千金盡交歡
日月豈足誓睚眦各有端相求等敵國赴急纓危冠恥
就四豪食不屑萬乘干力能脫季布軀可借燕丹劍術
無衆工義聲薄區寰新生驚蹈海公子下抱關烈烈布
衣士遭逢良獨難探丸與竊鉤盜俠居民間顧瑛詩
曰儒衣僧帽道人鞵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向時豪傑
處五陵鞍馬洛陽街

報德一

真報

負德附

原詩曰無德不報

增又曰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又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原曲禮曰其次務施報

禮尚往來

左傳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

增孟子曰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莊子曰相與尸

而祝之社而稷之

又曰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

而報子耘而滅裂之則其實亦滅裂而報子

前漢禮

樂志曰浹肌膚而藏骨髓

李固傳曰竊歎古人一飯

之報

任彥昇彈文曰自頂至踵功歸造化

柳文曰

興哀於無用之地施德於不報之所

唐文粹曰報德

空思奉細涓

杜甫詩曰寸心銘佩牢

劉禹錫詩曰

恩光到敝廬 又曰白首垂絲荷不遺 王安石詩曰
主人覆護恩豈啻一綈袍 蘇軾詩曰人情貴往還不
報生禍根 冥報易曰作善降之百祥 史記曰一年
種之以穀十年樹之以木百年來之以德 杜甫詩曰
側聽飛中使重榮萃德門 韓愈詩曰從公樂萬壽餘
慶及兒孫 負德左傳曰背惠食言 韋應物詩曰尺
尺炎涼變四時出君焦灼君詎知 歐陽脩集曰未乾
薦禰之墨已彎射羿之弓 蘇軾勤上人詩序曰歐公
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

報德二 冥報

負德附

報德二 冥報

原毛詩序曰木瓜美齊桓公也衛有狄人之敗桓公救而封之衛人思之欲厚報之云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呂氏春秋曰秦穆公失右服馬公自往求焉見野人方食之於岐山之陽公笑曰食駿馬肉不飲酒予恐傷汝也遂徧飲而去及一年爲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穆公之車晉梁由靡已扣穆公左驂嘗食馬肉三百餘人疾鬪車下遂大尅晉反獲晉惠公以歸 **增**左傳曰楚子享晉公子重耳公子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避君三舍 又曰

城濮之戰楚子玉從晉師晉師退子犯曰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 又曰晉侯入曹令無人僖負羈之家報施也 又曰晉侯秦伯圍鄭鄭人與秦伯盟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吾其還也亦去之

原

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燈燭

滅有人引美人衣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有引妾衣者妾絕其纓取持火來視絕纓者王曰今日飲不絕纓者不歡羣臣百官皆絕冠纓乃出火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人常在前五合五獲首王怪而問之對曰臣乃夜絕纓者也王隱忍不暴而誅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湔

敵久矣遂平晉君

增左傳曰晉靈公將殺趙盾伏甲

而饗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
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
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
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
何故曰翳桑之餓人也 又曰楚王送知罃曰子歸何
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
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若帥偏師以修封疆
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
所以報也

原吳越春秋曰伍子胥奔至吳溧陽女子

擊絮瀨水上子胥乞食女子簞瓢壺漿而食之子胥去
五步顧女子已投水後子胥伐楚師還過溧陽歎曰吾
嘗飢於此乞食而殺一婦人將欲報之百金不知其家
遂投金瀨水之中而去

增

又曰吳師入郢引軍擊鄭

定公前殺楚太子建而困迫子胥由是怨鄭兵將入境
定公大懼乃令國中曰有能還吳軍者吾與之分邦而
治漁者之子曰臣能還之子胥軍將至漁者之子當路
叩橈行歌曰蘆中人蘆中人子子胥驚請與語曰吾是漁
父者子吾君怖懼令於國中有能還吳軍吾與之分國
而治臣念先人與君相遭於塗今從君乞鄭之罪也子

胥曰吾蒙子先人之恩以致於此上天蒼蒼豈敢忘子之功乎乃釋鄭初楚欲殺伍胥伍胥夜亡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撐船知伍胥來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值千金以遺父父曰楚賞五城金千鎰以求子吾尚不取何用劍乎胥後每食必祝之曰祝江上丈人左傳曰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龍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螽旗於子姚之幕下曰請報主德

原呂氏春秋曰簡子有兩白

驢甚愛之陽城胥渠處

陽城姓胥渠名處猶病也

廣門之官夜款門

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驪之肝則止
不得則死請入通董安虧御於側簡子殺白驪取其肝
以與陽城胥渠無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七百人
皆先登 晏子曰晏子以粟金遺北郭騷辭金受粟
有間晏子見疑於景公出奔北郭子曰養及親者身更
其難遂造公廷曰晏子天下之賢去齊齊國必侵不若
先死乃自殺公自追晏子及郊而反之 **增**說苑曰陽
虎得罪於衛比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子
曰唯賢者爲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春樹桃李者夏得
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

君所樹者蒺藜也 國語曰范蠡乘扁舟以浮於五湖

越王命工以良金寫其狀而禮之環會稽三百里爲范

蠡地曰後世有敢侵其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

土四鄉地主正之 **烏**戰國策曰中山君饗都大夫司

馬子期在焉羊羹不徧子期怒而走於楚以伐中山君

中山君亡走有人挈戈隨其後者顧謂二人子奚爲對

曰臣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飧餼臣父且死曰中山

有急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慨然曰吾以一杯

羊羹亡國以一壺飧得二死士 **增**又曰初蘇秦之燕

貸百錢爲資及佩六國相印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

諸所嘗見德者一人猶未得報乃前自言秦曰我非忘
子子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固望
子深是以後子 秦范雎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不能
內臣於函谷關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
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乃拜稽爲河東守
朱亥謂魏公子無忌曰所以不報謝者小禮無所用今
乃臣效命之秋也 史記曰漢蕭何爲沛王吏掾高祖
爲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
奉錢三何獨以五及爲漢王以何爲丞相後封鄼侯父
子兄弟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常繇咸陽時何

送我獨贏奉錢二也。漢書曰陳平既貴寵封侯不謂

高祖曰臣不因魏無知無以得見陛下請報之。原史

記曰項王使武涉說韓信曰足下何不反漢歸楚信謝

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策不用

故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解衣衣我推食食我

言聽計用深親信我我背之不祥雖死不易。增又曰

韓信從下鄉南昌亭長寄食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

信往不爲具食信絕去釣於城下有一漂母哀之飯信

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

而進食豈望報乎項羽死高祖襲奪信軍徙爲楚王都

下邳信至國名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爲德不卒名辱己少年以爲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殺之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此 又曰漢高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賜姓爲

劉氏

於漢者

原

又曰爰盎爲吳相時有從史嘗盜盎

侍兒盎知之不泄遇之如初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盎自追還遂以侍者賜之及爰盎使吳見守從史適爲守盎校尉司馬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且日斬君盎謝之而去 **增**又曰朱買臣爲會稽太守悉召見故人與飲食嘗有恩者皆報復焉

漢書曰張賀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賀下蠶室宣帝養掖
庭賀拊循恩甚密及帝即位而賀已死賜其後爵關內
侯又曰邴吉以故廷尉監治巫蠱獄時宣帝以皇曾
孫坐繫吉保護甚力後定策立帝吉爲人深厚不伐善
絕口不道前恩上賢之封博陽侯臨當封吉病將使人
加紳而封之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
其樂以及其子孫今吉未獲報非死疾也後果愈漢
書曰蓋寬饒爲衛司馬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
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
交代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復更留一年以報寬饒

厚德宣帝嘉之拜寬饒爲大中大夫 又曰何武免戴

聖子死武每奏事京師未嘗不造門謝恩 東觀漢記

曰建武二十六年上延集內戚讌會諸夫人各前言爲

趙熹所濟活帝甚嘉之後徵爲大僕引見曰卿非但爲

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厚加賞賜 **三輔決**

錄曰高陵龐勃爲郡小吏東平衡農爲書生窮乏客鍛

於勃家勃知其賢禮待迥常農曰爲馮翊乃相報別七

八年果爲馮翊勃爲門下書佐忘之矣農名問乃悟舉

爲尚書郎左右丞 **增**又曰趙岐避難四方賣餅北海

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遊市見岐呼與共載岐懼失色

嵩乃下帷屏人密問曰視子非賣餅者及相問而色動
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勢能相
濟岐素聞嵩名即以實告遂與俱歸嵩先入白母曰今
日出得死友在外岐即匿嵩家積年乃出後詣劉表時
嵩在座不爲表所識岐向表說嵩表甚奇重之共表嵩
爲青州刺史 **原**魏畧曰楊沛爲新鄭長課民蓄桑椹
豈豆積得千餘斛太祖西迎天子軍無糧沛乃進乾椹
後爲鄴令賜其生口十人綸百匹以報乾椹也 **增**又
曰曹真字子丹沛郡人本姓秦其父伯南夙與太祖善
表術部黨與太祖相攻太祖爲寇所追走入秦氏寇問

所在伯南曰我是也寇遂害之太祖思其功遂變其姓

原又曰太祖平幽州名孫禮爲司空軍謀掾初荒亂

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

台

增又曰郭援捕得賈逵逵不肯拜謂曰王府君臨

郡積年不知足下曷爲者也援曰促斬之諸將覆護乃

閉土窟中逵謂守者曰而當使義士死此中乎時祝公

道憐其守正夜引出折械遣去不語姓名援破後逵知

出已者是公道後坐他事伏法逵救不能解爲之改服

原華陽國誌曰曹公察關羽不安使張遼以情問之

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我受劉將軍恩誓以共

死不可背之要當立效報公公聞而義之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公使遼羽爲先鋒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中斬其首盡封其物稱書告辭而歸先主

晉吳志曰太史慈避事之遼東北海太守孔融遣人訊問其母並致餉遺後融爲管亥所圍慈單騎見融既又求救於劉備得兵解圍

吳錄曰孫權既斬黃祖作二函欲併誅蘇飛甘寧之在祖軍也獨飛厚之寧爲請叩頭流血權曰爲君置之若走如何曰飛受更生之恩豈圖去若有萬一寧頭當代入函也乃舍之

蜀志曰法正爲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爲謀主一

餐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或謂諸葛亮曰法正太縱
橫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
操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
下當此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翱翔
不可復制如何禁使不得行其意耶 于寶晉紀曰王
濬在巴郡兵民苦役生男多不舉濬乃嚴其殺子之防
而厚卹之及濬伐吳先所全育者皆能稱兵矣父母戒
之曰王府君生爾必勉之無愛死 晉書曰顧榮晏飲
見執炙者有欲炙之色割炙啖之曰豈有終日執之而
不知其味者及趙王倫敗榮被執其人爲督卒救榮得

免 又曰初范逵過陶侃因薦侃於廬江太守張夔後
侃都督江州移鎮武昌侃命張夔子隱爲參軍范逵子
眺爲湘東太守凡微時所荷一餐咸報 又曰郗鑒嘗
食周翼粟鑒薨翼追撫育之恩解職席苦心喪三年

又曰蘇峻反庾冰時爲吳郡單身奔亡有郡卒以船載
冰過淞江得免冰欲報卒適其所欲卒曰不願名器少
苦不得使飲使酒足餘年畢矣冰爲起大舍市奴婢使
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卒不惟有智且亦達生 宋書
曰王鎮惡嘗寄食澠池人李方家善遇之謂方曰若遭
遇英雄主要取萬戶侯當厚相報方曰君丞相孫人才

如此何患不富貴 陳書曰陰鏗宴飲見行觴者因回
酒以授之坐客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行觴者不
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嘗爲賊所擒救之獲
免鏗問其故乃前所行觴者 唐書曰尉遲敬德名恭
武德二年秦王戰柏壁宋金剛敗奔突厥敬德合餘衆
守介休王遣諭乃與尋相舉地降從擊王世充會尋相
叛諸將疑敬德且亂囚之屈突通等勸王殺敬德王察
其無叛意釋囚召見卧內且賜之金是日獵榆窠會世
充自將兵數萬來戰其驍將單雄信騎直趨王敬德大
呼橫刺雄信墜冀王出王顧曰何相報之速耶 又曰

李大亮爲李密所獲同輩皆死賊帥張弼見而釋之及
大亮貴求弼欲報其德弼自匿不言遇諸塗而識之持
弼而泣多推家貲以遺之拒不受言於太宗乞悉以官
爵授弼太宗爲遷弼中郎將時人皆賢大亮不負恩而
多弼之不伐也 又曰王珪少孤且貧人或饋遺初無
所讓及貴皆厚報之雖其人已亡必酬贍其家 唐李
泌嘗薦建寧王倓爲范陽節度與李光弼犄角時張良
娣與李輔國惡泌倓曰先生薦倓得展臣子之効無以
報德請爲先生除害因以良娣爲言泌曰此非臣子所
言願王置之倓不從 德宗時李泌爲相帝問誰與卿

有恩者必言臣曩爲元載所疾謫官江西路嗣恭與載厚臣嘗畏之會與其子應並驅馬齧其脛臣惶恐不自安應秘而不言勉起見父臣常謂其長者思有以報帝即日加應檢校屯田郎中賜以金紫 鴻書曰唐李白嘗爲蜀道難歌曰蜀道難難於上青天白以刺嚴武也後陸暢復爲蜀道易曰蜀道易易於履平地暢佞韋臯也初暢受知於臯乃爲獻之臯大喜贈羅八百疋韋卒朝廷欲繩其既往之事復闕先所進兵器刻定秦二字欲構成罪名暢上疏理之云定秦者匠名也由是得釋

文公廟記曰唐韓愈幼孤見鞠於兄嫂氏嫂卒服期

喪以報德 唐書曰初諱元澄為嵐州刺史有恩於李晟後貶岳州比晟貴上疏理之詔贈元澄寧州刺史撫其三子皆為成就宦學人皆義之 李德裕薦丁柔立為左拾遺德裕被貶柔立二書直其寃坐貶南陽尉續世說曰唐柳仲郢字諭蒙為牛僧孺辟客李德裕知其無私奏為京兆尹仲郢謝曰不期太尉恩獎及此仰報感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德裕不以為嫌仲郢嘗感德裕之知大中朝李氏無祿仕者仲郢領鹽鐵時取德裕兄子從質可推官知蘇州院事令以祿利贍南宅令狐絢為宰相頗不悅仲郢與絢書曰任安不去常自悅

於昔人吳詠自裁亦何施於今日李太尉受責既久其
家已空遂絕烝嘗誠增痛惻綯深感歎與從質正官負
五代和凝舉進士梁義成節度使賀瓌辟爲從事瓌
與唐莊宗戰於胡柳敗走一騎追及獨凝隨瓌即引弓
射殺之因此得免瓌戒諸子曰和生志義之士後必富
貴爾輩謹事之因妻以女 楊晟降蜀王建其愛將姓
安者建謂曰爾報楊司徒足矣能從我乎謝曰司徒誓
同死生不忍復戴日月建謂其志不回乃戮之 詩話
曰宋馮京嘗薄游爲街卒所繫鄭守王公素釋之及使
關中王方帥涓與宴集甚歡貽之詩曰吞炭難酬當日

事積薪深愧後來恩。宋史曰郭進爲山西巡檢使有
軍校誣訟進不法事帝送進令殺之會北軍來侵進語
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賞汝罪汝能掩殺敵兵即當
薦汝汝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敵大致克捷進以
聞還其職。藝苑卮言曰明鄭郎中善夫初不識王儀
封廷相作漫興中有云海內談詩王子衡春風坐徧魯
諸生後鄭卒王始知之爲位而哭走使千里致奠爲經
紀其喪仍刻其遺文人之愛名也如此。明嘉靖初兩
廣總督洪公有子景儒孝廉赴試下第歸舟抵臨清聞
父中彈章下部議甚愛忽鄰舟髯客曰君所憂可知也

因出諸權貴及其年伯某報書一一授之曰已行金二千金於諸人得完璧矣孝廉感且駭問所欲曰明歲尊大人某日戮大盜此不可免但冀緩三日耳明歲省父其日轅門果縛一人將行刑顧視乃髯客即入白父托故緩三日竟戮莫知其故越十年孝廉游西湖天竺間忽遇髯客曰前縛而戮者非君乎曰縛者我戮者吾義弟以貌類我來相代也遲三日者俟其來也我就縛而前此從公遊又小有營爲彼司獄者亦義弟故得縱出及期來也當時已知有今會此亦數定言訖劇醉而別

冥報楚孫叔敖兒時見兩頭蛇殺而埋之白母曰聞

見兩頭蛇者必死恐後人見乃殺埋之母曰兒有陰德
必有陽報後爲楚相 漢王翁孺曰活千人其子孫必
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于定國父于公爲
縣獄史于公所決人皆不恨其閭門壞父老請治之于
公令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曰我治獄多陰德
未曾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 幽明錄
曰漢何比于夜夢貴客車騎滿門旣覺有老姥求避雨
而衣不溼曰君先出自后稷佐堯至晉有陰功今天賜
之策因出懷中凡九百九十枚授之曰子孫能佩者富
貴言訖不見何氏自汝陰徙平陵代爲名族 東漢鄧

禹嘗歎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 隋李士謙躬處節儉每以賑施為務仁心所感羣犬生子交相乳或謂士謙子多陰德荅曰夫言陰德其猶耳鳴已獨知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 芝田錄曰唐白中令應舉屢不第詣葫蘆生問命生殊不許後入長安門見一婦人以新紫帕封一帶在鬧中女奴力勸置於門闌車馬駢集婦人女奴相失帕在闌旁未取去公為守衛至日晏忽婦人號泣曰夫犯刑憲有能救護惟欲寶帶今辰遺失夫不免極刑矣公以帶還之其婦泣謝而去明日再見葫蘆生曰秀

才近有陰德來年及第位極人臣。撫言曰唐裴晉公
度質狀眇小相者曰郎君若不至貴即當餓死一日游
香山寺有婦人以父被罪得玉帶三犀帶一以賂津要
寘於欄楯忘收而去度得而授之後相者曰必有陰德
及物前塗萬里非某所知也。范文正公述曰五代竇
禹鈞家甚豐年三十無子夜夢祖父謂曰汝早修行緣
汝無子又壽數不永後十年復告之曰汝數年以來名
挂天曹以汝有陰德延算三紀賜五子各榮顯。宋二
宋少時有胡僧驚問大宋曰公丰神頓異如能活數萬
人之命者試思之曰堂下有螿穴爲暴雨所侵吾戲編

竹橋以渡螳僧曰是也小宋今年必捷公終不出其下
比唱第邠果中魁選章聖臨朝以弟不可先兄乃以庠
為第一 林積劔浦人嘗入京至蔡邸得一囊有北珠
數百顆詢之知巨商宿此積曰此吾故人令來上庠相
訪悉歸之慶曆中第進士補循州推官子德新為吏部
侍郎 塵史曰宋鄭屯田建中其先本雍人五季時徙
家安陸貲鎡鉅萬城居人多舍客也每大雨則載瓦以
行問其屋漏則為補之若客舍自為之屋亦為繕治隆
冬苦寒則蠲舍緡一月建中初無子晚得子紆登進士
第官至祠曹侍郎紆有子五世祿不絕 負德孟子曰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
羿 列子曰紀昌學射於飛衛盡衛之功乃謀殺衛
左傳曰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晉
侯使韓簡視師復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飢食其粟三
施而無報是以來也 漢書曰王莽使安陽侯舜見太
后后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旣無以力
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
者狗彘不食其餘天下豈有爾兄弟耶 晉書曰左雄
薦周舉爲尚書雄舉馮直坐贓舉以此劾雄雄曰進君
適所以自伐也 又曰崔洪舉郗詵詵後奏洪洪曰我

舉郗丞而還奏我是挽弩自射 宋書曰劉湛之入也
殷景仁實引之湛既至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己而一旦
居前意甚憤使義康毀景仁於帝景仁歎曰引之令入
入便噬人

報德三 冥報 物報 謝恩(附)

原 冥褚 倒戟 晉荀勗在楚鄭賈人將冥褚中以出既

營善視之如實出己 償一飯 退三舍 俱詳上 無

入宮 不望報 晉公子重耳至曹僖負羈之妻饋盤餐

而免其族 禮記曰儒有 緜袍之恩 國士之報 范

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 緜袍之遺 後曰吾不
見須賈賈曰范叔一寒至此取緜袍遺之後曰吾不
殺汝者以緜袍戀戀有故人之情也 下詳報德二

投金承塵

投金瀨水

後漢雷義常濟人於死罪後以金二斤謝之義不受金主默然

乃投金於承塵而去

坂頭義漿

城南鬻飯

于寶搜神記曰

楊公雍伯本以僧賣為業性篤孝父母亡葬無終山遂家焉山高無水公汲水作義漿於坂頭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以一升石子與之使至高平好地種之

得五雙白璧因名玉田雲溪友議曰南卓貧游上蔡

蔡守待之為客每宴集名之吏白以衣冠弊不敢赴由是益困惟城南鬻飯姬待之不厭也後十七年守蔡遂

刑吏而

報姬焉

哭止宿草

祠設上賓

素間應詹名遂托焉詹與分甘苦情若兄弟遂隨積年為營伉儷置居宅薦於元帝帝辟公府後泓至少府詹

卒感生成之恩遂為詹制朋友之服哭止宿草李固既誅門生王成匿其少子變得免成卒變葬之每節為

設上賓之位而祠之

冥報結草

增起洲

左傳晉魏野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秦之

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穎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穎嫁之曰疾病則亂從其治

人部

刑部

報德

卷一百七

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躡而顛故獲
之夜夢老人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
命予是以報晉書殷仲堪見流棺葬焉旬日門前溝
忽起為岸其夕有人自稱為徐伯元云感君之惠無以
報也水有岸為洲君王恂繡被周婢金環漢王恂
將為州矣果臨荆州
師見一書生疾困語曰橐中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
乞殯我未及問姓名而命絕恂即鬻一金營殯餘置棺
下後署大度亭長忽風飄一繡被墮前頃之有馬突入
恂白令即以歸恂馬主訪至得其狀歎曰卿何陰德而
致此因告書生事驚曰是吾子也遂與共迎喪金封識
如故眾皆義之恆仲之述異紀曰陳留周氏婢名興
進入山取樵夢見一女曰近在汝目前目中有刺煩為
拔之當有厚報見一朽棺頭穿壞髑體墮地草生目中
便為拔草內棺中以雙金指環李母遺金姚父護窆
即於觸髑處得一雙金指環
後燕錄趙狄字子武朝歌人鄰人李元度母死家貧無
以葬狄謂兄曰起死生救不足人之本也家有二牛以
一與之元度得葬母他年狄夜行見一老母遺金一餅
曰子能葬我是以相報子五十已後當富貴不可言勿

忘元度也幽明錄項縣民姚牛年十餘父為鄉人所

殺牛常賣衣物市刀戟圖欲報讐後在縣署前手刃之

於眾中吏捕得官長深矜孝節為推遷其事會赦得免

後令出獵逐鹿入草草中有深奔馬將趨之忽見一翁

舉杖擊馬馬驚避不得及鹿令怒引弓將射之翁曰此

中有奔恐君蹄耳令問何人跪曰臣姚牛父也感君活

牛故來謝恩因滅不見物報雀持環 龜顧印

令感冥事多惠於民楊寶

九歲見一黃雀為鴟梟所搏墜地下為螻蟻所困寶取

之歸置巾箱中以黃花養之毛成飛去夜有黃衣少年

持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公當如此數

印龜亦回首者原蛇銜珠 增魚獻珠

三似所放之龜見大蛇被傷

而治之後蛇銜珠徑寸純白夜有明如月之

照一各隋侯珠一名明月珠 三秦記白鹿原人釣魚

於原綸絕而去漢武夢魚求去其鈞明日游昆明池見

大白魚銜鈞而放之間三日帝復游池濱得明珠一雙

帝曰豈魚鶴致風 鶴銜珠

之報乎南有白鶴山一鶴為仙

人部

綱鑑頁山卷三十一

報德

三

人取箭漢太尉鄭弘嘗採薪得一遺箭頃有人覓弘還
之問何所欲曰常患若耶溪載薪為難願旦南風夕北
風後果然搜神記曾參寓居河內有單鶴趨之參撫
視箭創甚重以膏藥摩之愈放去後一夜鶴雌雄二頭
各銜一珠吐而去又張氏家傳禧字彥祥除燉煌令常
有鶴負矢集禧庭以甘草湯洗之傳藥留養十餘日瘡
愈飛去月餘銜赤躡龜渡江領螳穴獄搜神記毛
玉珠二枚置廳前躡龜渡江領螳穴獄搜神記毛
龜贖放之後戰敗投江躡物至岸乃所放龜也齊諧
記董昭之至江見螳星一短蘆救之後繫獄螳領羣螳
穴獄遂鼠報摧堂鼠報及第宣室志寶應中有李
得出三世忽一日李氏大集親友會於私堂既坐而門外
者數百鼠俱人立以前足相鼓如甚喜狀家童驚異言
於李氏李氏親友乃空其堂而縱觀人去且盡堂忽摧
圮其家無一傷者聞奇錄玉泉子曰進士李昭嘏舉
十上不第時登科年已有主司並無薦托之地主司晝
寢忽窺見一軸文卷在枕前看其題處乃昭嘏之卷令
遷於架上復寢暗視有一大鼠取其卷銜其軸復還枕
前再三如此昭嘏來春及第主司問其故乃三世不養

猫皆云 蝦蟇救溺 白鳥援雷 戲徵錄明鄒叔敬楚

鼠報 折其股患其逸也叔敬購其無傷者投之澤中邑有澄

江忽洪水瀾漫叔敬欲渡已登舟矣適故人呼之登岸

有兩蝦蟇戲於橋畔視久之已欲復渡而舟已先發中

流弱矣 劉義慶幽明錄苻堅時有射師經高山望見

松上有一雙白鳥似鵲而大樹下見一大蛇長五丈上

樹取鳥鳥欲飛蛇張口翕之不得去射師射蛇落鳥去

樹百餘步須臾雲雷發射師懼不得旋向鳥徘徊其上

毛落紛紛似如相援如此數陣雲息電滅射師得免鳥

亦高 大客絕犯 異苑景平中東陽大水

飛 大客絕犯 永康人蔡嘉夫避往南

壟有大鼠浮水而來伏蔡林角奴以餘飯與之水退嘉

夫反居鼠以前脚捧青紙裹著奴啾啾狀如欲語從此

去來不絕也 又曰始興陽山縣人行田忽遇一象以

鼻卷入山見一象脚有巨刺牽挽得出病者即起前象

掘出數長牙送還彼境苗稷常為象所困俗呼大客因

語云我田稼在此恆為大客所犯若念我者勿見侵焉

如是云後一家業 淵客泣珠 猛獸致鹿 淵客宿將

田絕無其患矣 淵客泣珠 猛獸致鹿 淵客宿將

淵客泣珠 猛獸致鹿 淵客宿將

淵客泣珠 猛獸致鹿 淵客宿將

淵客泣珠 猛獸致鹿 淵客宿將

淵客泣珠 猛獸致鹿 淵客宿將

人部

淵客泣珠

報德

淵客宿將

盤以酬主人
橫骨明旦
猛獸致一鹿於室前以報

謝恩不告免

不忘恩

晉囚叔向祁奚言於范宣子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馮異曰臣

不敢忘巾

原驂贖不謝

獄免不謝

越石父賢在縲

贖之恩

載歸不謝而入石父遂請絕晏子攝衣謝之遂為

上客

漢范滂字孟博繫獄霍諝理之免後諝請不謝

或譏之

滂曰叔向不議刑非私謝薦非義魏陳羣

謝祁奚吾何謝焉

於太祖太祖赦之翼深德羣羣曰議刑為國非為私也

漢張安世薦士士謝之大恨不為通曰拜官公門而

謝恩私室

非義也

報德四

原往來

禮往而不來非禮也

死力

報生以死

死

禰衡賦期守

致命

與彭寵書匹夫媵

鮒魚豈鮒

心能報東

海之恩

蟻垤駱賓王嵩岱洪恩

重恩

杜牧詩重恩山木答

報恩

武伯蒼詩報恩如皎日

生

左傳遂子馮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

生也

沾沫照灰

元稹詩涸溜沾濡

提攜拂拭

白居易詩提攜增善價拂拭長如妾

惠深榮過

又詩惠深范叔緜袍贈榮過蘇秦佩印歸

重施而報

子桑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

三施無報

詳上

二德

以德報德

禮以德報德則人有所勸

以德報怨

又以德報怨則寬身

也

小人懷惠

語論

故人念舊

感恩

修舊好

惠不可棄

德不可忘

道不虛行

仁無

遺舊

增肝腦塗地不足塞責

灰軀糜骨以甘心願

昂

身伴蟬翼何以受恩

死輕鴻毛固得其所類要

人部

報德

結纓伏劔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江文通

感君恩重許君一擲

李白詩感君恩重許君命泰山一擲輕鴻毛

定是酬

恩今朝命輕

王維詩定是酬恩日今朝覺命輕

絕纓之臣竟答恩

於楚上

啖炙之士終酬德於顧榮

綈袍雖薄尚繫

須賈之仁

簞食且微終酬宣子之惠

烏鳥私情

得盡歡於長養

犬馬微力誓效死以酬恩

白樂天

禽

息之首為知己而必碎

豫讓之身感國士而能漆

張九

文

蓬萊謝恩之崔白玉四環

漢水報德之鮑明珠

一寸

庾信

報德五

贈詩唐盧照鄰劉生詩曰劉生氣不平抱劍欲專征報
恩爲豪俠死難在橫行翠羽裝劍鞘黃金鏤馬纓但令
一顧重不惜百身輕 李白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詩
曰子房未虎嘯破產不爲家滄海得壯士椎秦博浪沙
報韓雖不成天地皆震動潛匿游下邳豈曰非智勇我
來圯橋上懷古欽英風唯見碧流水曾無黃石公歎息
此人去蕭條徐泗空 又詩曰莫持西江水空許東溟
臣他日青雲去黃金報主人 又古風曰鳳飢不啄粟
所食唯琅玕焉能與羣雞刺感爭一餐朝鳴崑丘樹夕
飲砥柱湍歸飛海路遠獨宿天霜寒幸遇王子晉結交

青雲端懷恩未得報感別空長歎 又贈武十七諤曰

馬如一疋練明日過吳門乃是要離客西來欲報恩笑

開燕匕首拂拭竟無言 又淮陰書懷寄王宗城詩曰

暝投淮陰宿欣得漂母迎斗酒烹黃雞一餐感素誠予

爲楚壯士不是魯諸生有德必報之千金恥爲輕緬書

羈孤意遠寄棹歌聲 王維夷門歌曰七國雄雌猶未

分攻城殺將何紛紛秦兵益圍邯鄲急魏王不救平原

君公子爲嬴停駟馬執轡逾恭意逾下亥爲屠肆鼓刀

人嬴乃夷門抱關者非但慷慨獻奇謀意氣兼將身命

削向風刎頸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 姚合詩曰得

陪桃李植芳叢別感生成太昊功今日無言春雨後似
含冷涕謝東風 鄭谷卽事感恩上狄右丞詩曰庾公
垂顧遇王粲許從容首薦叨殊禮全家寓近封白樓陪
寫望青眼感遭逢 又詩曰自賀孤危終際會別將流
涕感階緣平昔苦心無所恨受恩多是舊詩篇 明高

啓少年行曰下直平明出禁門提攜博局伴王孫寶刀
不敢將輸却明日沙場欲報恩 李攀龍詠古詩曰薛

公得馮驩門下知者誰十日居傳舍乃問客所爲死生
惟一劒彈鋏何其悲授室締高國驅車出中遠三人意
已厭同列寧見推田文旣失位傾身與持危片言悟齊

主復相名益垂奇士多侮世藏用匪可窺

賦齊謝朓酬德賦曰右衛沈侯眷予以國士四年忝
役朱方見贈以詩詩不云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故稱
之酬德賦云悲夫四游之代序六龍驚而不息輕蓋靡
於駿奔玉衡勞於拊翼嗟歲晏之甚歡曾陰默以悽惻
嗟民生之知用知莫深於知己彼知己之為深信懷之
其何已君奉筆於帝儲我曳裾於皇穆藉風雲之光景
申游好於蘭菊結德言而為佩帶芳猷而為服予窘跡
以多悔媿離厄而獨處君紆組於名邦貽話言於川渚
爾要戟於戎禁我拂劔於郎闈願同車以日夜誠望昏

而掩扉時遊盤以未極眷落景之徂暉若清顏之倏忽
悵歡賞之多違

增

明盧柟酬德賦曰昔謝宣城作酬

德賦以報沈侯柟自庚子歲被誣繫獄十年餘自分朽
骸永絕人世趙王殿下憫然餼柟四賦灑以睿藻用雪
梧臺之寃壬子冬柟既以上命平反迺如趙朝謝王哀
其窮錫之珍饌肉藥寵隆渙翰天日疊耀方之宣城所
戶爲德何如然神以理超情以文遣匪辭之麗斯焉取
酬於是因謝名篇聊著鄙賦曰爾迺歲既暮時將竭寒
蜚鳴流芳歇搖落洲渚次蓼丘樊千里直視黯然銷魂
情感鷓鴣愁淒斷猿悵氛濁之褊狹馳清想於天埏慨

夸父之鄧林弔燭龍於崑崙縹余馬今扶桑枝涉余韉
兮桂水湍拾江妃之明璫跨湘靈之翠鑾於是巖巖互
起江河橫變封豕卧啼雄虺坐眇夙露傷足晨風瘁骨
汨海濟以傾檝歟凌風而鍛翰豈蒼蠅之點玉實萋菲
之交煽囚園土兮曳長纓俛冤頸兮泣吞聲仰飛鳥兮
不可攀思日月兮何時明嘉虞卿之撰籍希黃霸之授
經簡一閱而三歎魂竟夕以九升志沈緬以鬱陶氣於
邑而填膺揮思彤管裂衷竹素秋澀就章風謠託賦信
陰陽之迭運躋虧盈之無愆將長號於帝闈賴造始於
英藩傳神聖之授彩播夫人之名篇泝瀝液以淫灑紛

藻潤而芳妍振金碧之琳琅照丹雘之瑋爛羌雲河以
霞駁倏龍變而鳥騫皎若凌天河窺織女雲漢之章鏘
若升清廟聆師涓洞瑟之絃墜末伎於何李藉隆譽於
謝田翼二京之可紹埒三都之並翺警司命之炯旨款
士師之酸言爾迺聲流臣工華照八表市虎解讒亭姬
雪燥返景崦嵫合劔龍沼起灰虺兮發夜臺披雲霧兮
天門開攬衣帶兮非疇昔聊躑躅兮心魂哀於是緩貳
負之虐械啓華表之靈思雖城郭其如故已人民之半
非陟北堂以徬徨痛考妣之先違二雅逝以如往一女
殞而方歸彼蓬婦之苟活亦老醜而堪悲涉園亭以凝

眺見蒹葭之蒼蒼橋偃蹇以斷石壁侈阨而橫窗雲幽
咽於翠岫葉蕭瑟於銀牀瑤草委兮菸壑桂枝凋兮垂
牆望佳人兮不還歲將杪兮怨長於是季冬嚴寒北風
騷屑江雲結凍海煙飛雪蒼隼凌颺代馬警節邁世懷
賢銜恩赴國仰攀噴吮俯涉清冽揭閭闔以延佇遵玉
階而屏營辟連錢以銜釭牖疏鏤而瑣青爛昭華於東
序裊翠葆於西清擬承明之彤廬或鈞天之帝庭罔蚪
顏之萃渥冠日表之奇熒侍螭頭以瞰辭撫龍翼而若
驚爾迺玉音綸發神衷燦亮天風四敷春陽曩暢八珍
馨流三鸞芬颺馳羹已霑鳳炙再貺醴酒陳兮汎翠瀾

醉起舞兮嬌朱顏願君王兮惠一見壽千秋兮歌瑤壇
精髣髴其如思情邑鬱而弗安步徙倚以舛陞涕淋浪
而流泉將振翮以遐舉忽掩臆而長歎元雲鬱以凝盼
悲風颯而無端昔圍門之多儉嬰金鐵之拘聯效魑魅
之微軀望豺虎之一餐敢謬想於煙闕覽清輝於鳳鸞
德裕命而匪測恩潤身於無垠幸濡翰於藝圃銜一羽
而塞乎巨川迺爲之謠曰若有人兮滄海湄汲光景兮
馭雲螭時蹇產兮隳淵涯宛將逝兮長離思大人造兮
參南離恢冤網兮超塗泥惠芳腴兮恩不訾誠旣感兮
我心悲揄丹悃兮歷賦詩彌億萬兮英聲垂

增畫漢谷永謝王鳳書曰永斗筭之材質薄學朽將軍

悅其狂言擢之皂衣之吏廁之賓朋一作臣之末不聽浸

潤之譖不食膚受之愬雖齊桓晉文用士篤密察父哲

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昔豫子吞炭壞形以奉見異齊

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智氏孟嘗猶有死士何況將軍

之門 劉向復恩篇曰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夫施德

者貴不德受恩者尚必報是故臣勞勤以爲君而求其

賞君持施以牧下而無所德故易曰勞而不伐有功而

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與以市道接君懸祿以待之臣

竭力以報之逮臣有不測之功則主加之以重賞如主

有趨異之恩則必死以復之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
麇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蝨蝨巨虛也食得
甘草必齧以遺蝨蝨巨虛也爲其假足之故也二獸
以走麇非性之愛蝨蝨巨虛也爲其假足之故也二獸
者亦非性之愛麇也爲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夫禽獸
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況於士君子之欲興名利
於天下者乎夫臣不復君之恩而苟營其利禍之原也
君不能報臣之功而憚行賞者亦亂之基也夫禍亂之
原基由不報恩生矣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
於魯魯君進羣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

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鄰鄰國不親非霸王之道也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爲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原銘宋蘇軾三槐堂銘曰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

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驕盜蹠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及其定也而善惡之不爽其報也久矣吾觀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間歷事我朝太祖太宗天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於是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及子魏國文正公相真宗皇帝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吾不及見魏公而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唐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真不

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畧與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輩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增論唐李德裕冥數有報論曰宜尼罕言性命不語怪神非論無也欲人嚴三綱之道奉五常之教修天爵以

致人爵不欲言富貴出於天命福祿由於冥數昔
叶於沙丘爲諡以久秦塞屬於臨洮名子不寤朝歌未
滅而周流丹鳥矣白帝尚在而漢斷秦蛇矣皆兆發於
先而符應於後不可以智測也周孔與天地合德與鬼
神合契將決之數無所遁情而狼跋於周鳳衰於楚豈
親戚之義不可去也人倫之教不可廢也條侯之貴鄧
通之富死於兵革可也死於女色可也惟不宜以餒終
此又不可以理得也而命偶時來盜有名器者謂禍福
出於胸懷榮枯生於口吻沛然而安溘然而笑曾不知
黃雀游於茂林而挾彈者在其後也余乙丑歲自荆楚

保釐東周路出方城間有隱者困於泥塗不知其所如也往謂方城長曰居乎後二年南行萬里則知憾余者必因天譴譖余者必自鬼謀雖抱至冤不以爲恨也余嘗三遇異人非卜祝之流皆遁世者也初掌記北門有管涔山隱者詣余曰君明年當在人君左右爲文翰之職然須值少主余聞之愕眙洒然變色隱者亦悔失言避席求去余徐問曰何爲而事少主對曰君與少主已有累世緣業是以言之余其年秋登朝至明年正月穆宗繼緒果入禁苑及爲戶丞御史有閩中隱者叩門請見余因下榻與語曰時事非久公不早去冬必作相禍

將至若亟請居外代公者受惠後十年終當作相自西
南而入是秋出鎮吳門歲經八稔尋又仗鉞南燕秋暮
有邑子王生引鄴郡道士纔列賓階未及命席謂余曰
公當爲西南節制孟冬望舒前符節至矣三者皆與言
叶不差歲月自憲闡竟十年居相由西蜀而入代余執
憲俄亦竄逐再謫南服未嘗有前知者爲余言之豈禍
患不可移者神道所祕莫得預聞自古銜冤歿世者多
矣冥報之事或有或無遂使好亂樂禍者以神道爲茫
昧今嘗論之仁人上哲必達生知命如顏氏之子犯而
不校釋門頽廢了空喻幻必不思報矣其下柔懦無心

者力不能報所能報乃中人有強悍任氣如伯有灌夫之流亦在其臨歿之際方寸不撓魂魄不散唯結念於此是以能報夫人之捨生也如薪盡火滅溘焉則無能爲矣達於理者使心不亂則精爽常存不生不滅自可以超然出世升躋神明其次精多魄強則能爲厲冥報之事或有或無理在此也 宋秦觀白敏中論曰白敏中用李德裕薦入翰林爲學士及德裕貶敏中爲相詆之甚力或曰人臣事君公義而已何以私恩爲乎敏中之事未可深咎也愚竊以爲不然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容誅矣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

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推此言之則背師負友
之人必不能以忠許國何者於所厚者薄則所施無不
薄也昔呂布爲丁原主簿爲董卓而殺原又爲王允而
殺卓及兵敗被執魏祖欲生之劉先主曰明公不見布
之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於是殺布漢封陳平辭曰非魏
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
知其後誅呂氏而安劉氏者平與周勃也夫以布之不
忠於董卓也其肯忠於曹氏乎以陳平之不負魏無知
也其肯負於劉氏乎此魏所以誅布漢所以屬平者也
然則敏中之事蓋可見矣雖然敏中所以負德裕也亦

有繇焉傳曰盜憎主人主人何負於盜而盜憎之乎蓋自度其事必為主人所惡故也白氏系與楊虞卿姻家居易又與李宗閔牛僧孺厚若敏中本無英氣雖緣德裕以進而不能無意於僧孺宗閔虞卿之徒自度其事必為德裕惡也故因其勢力以擠之耳夫德裕忠臣也非罪而被斥天下皆知其冤矣使敏中素與仇猶當為社稷而救之況因之以售耶然則敏中豈惟不忠於德裕亦不忠於唐也愚故曰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容誅矣然則公義私恩適不兩全則如之何以道權之而已義重而恩輕則不以私害公若河

曲之役趙宣子使人以其乘車于韓厥執而戮之是也
恩重而義輕則不以公廢私若庚公之斯追子濯孺子
抽矢扣輪去其鏃發乘矢而後反是也夫公義私恩不
兩全猶當以道權其輕重奈何無故而廢之哉雖然逢
蒙殺羿孟子以爲是亦羿有罪焉以此言之德裕之薦
敏中亦不得爲無罪也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二

人部七十一

報讎 讎怨 不報 附

交游 讎附

報讎一

原禮記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 **增**又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 **原**又子

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讎如之何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曰請問居昆弟之讎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讎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增**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

和之凡和難父之讎避諸海外兄弟之讎避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視父師長之讎視兄弟主友之讎視從父兄弟也國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孟子曰惡聲至必反之前問吳

報讎二

曰吳父母之讎

父之讎

子曰

報讎

增

太公六韜武王伐殷乘舟濟河兵車出壞船於河中

太公曰太子爲父報讎今死無生所過津梁皆悉燒之

齊哀公烹於周紀侯譖之襄公將復讎於紀遠祖九

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雖百世可也左傳宋公陳侯

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鄭人伐宋入其郭以報東門

之役 又蔡侯繩息媯於楚子楚子伐息以息媯歸生
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
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遂伐蔡 又齊懿公之爲公
子則邴歆之父而使歆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乃
謀弑懿公 又晉呂錡射楚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
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弋以一矢復命 **原**又齊高

發伐莒莒子奔紀鄆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葵
婦託於紀鄆紡纊以度莒城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
齊師夜繼而登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齊師入紀 又
吳伐越越王句踐禦之陳于檣李以戈擊闔廬傷將指

還卒于陘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曰夫差而忘
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又
楚平王有太子名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極為少傅無
極讒太子建及伍奢王怒太子建奔吳楚并殺奢及其
子尚次子員奔吳及闔廬立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遂
至郢楚昭王出奔子胥求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
尸鞭之三百申包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子固平王
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死人此豈無天道之極
乎 **增**史記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臥即仰
膽飲食必嘗膽也又夏則握火久則抱冰仲子崔者

季路之子也將報父讎問於孔子孔子曰行矣孟鯨知之告於衆曰君子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於城西決戰是日孟持木戟蒲弓與子崔戰而死蓋悔殺季路而以死成子崔之孝也

原

戰國策豫讓事智伯甚見尊寵

趙襄子滅智伯讓變姓名入宮塗廁欲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則豫讓襄子曰義人也釋之讓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詐乞於市頃之襄子出讓伏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曰是必豫讓也襄子數之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子不為報讎反臣於智伯今何報讎之深也讓曰范中行氏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

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今日臣固伏誅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讎之意雖死不恨乃使使持衣與讓讓拔劔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劔死

增史記魏龐涓自以能不及孫臏以法孫兩足涓為

魏將軍伐韓韓請救於齊齊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涓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險阻可然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龐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弓俱發魏軍大敗涓乃自到曰遂成豎子之名又魏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

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執張儀掠笞數百下不服釋之
儀既相秦爲文檄告楚相曰始我從若飲我不盜而璧
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且盜而城 又秦孝公子太子
立公子虔之徒告商鞅欲反發吏捕之鞅亡至關下欲
舍客舍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
者坐之鞅喟然歎曰嗟夫爲法之敝一至此哉亡至魏
魏人怨其欺公子卬執以歸秦秦車裂以殉 又魏相
魏齊笞擊范雎雎佯死即卷以簣置廁中范雎得出遂
相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雎死矣魏聞秦且東伐
韓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爲微行敝衣閑步之邸見

須賈須賈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曰臣為人庸貨須賈哀之留與坐飲食乃取其一綈袍賜之因問秦相張君睢曰主人翁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睢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睢請先入賈待門下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睢曰汝罪有三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有故人之意也入言之昭王罷歸范睢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令歸報魏齊速持頭來又曰范睢睚眦之

怨必報

原史記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

報讎乃為書遺平原君曰願與君為布衣之交十日之
飲平原君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謂曰范君之
讎在君家願使人歸取頭來平原君曰不在臣所昭王
乃令趙王發卒圍平原君家魏齊夜亡

增又燕太子

丹怨秦王欲報之卑辭厚禮請見荆軻軻曰誠得樊將
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王必悅見臣臣乃有
以報乃私見樊於期言復仇之事於期遂自刎太子裝
遣軻軻入秦王大喜見之軻奉圖以獻圖窮而上首見
因把王袖而搃之袖絕王環柱而走軻逐之王拔劍以

擊軻斷其左股遂解體以殉 又曰漢張良其先韓人

秦滅韓良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為韓報仇得力士為鐵

椎重百二十斤秦王東遊至博浪沙中良與刺客擊秦

皇誤中副車秦皇大索十日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

漢書藥布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稱曰窮困不能辱身

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常有德厚報之有

怨必以法滅之 又鼂錯為御史大夫使按素盜受吳

王則物言吳楚不及抵罪及吳楚果反錯欲治盜盜恐

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上前口對狀嬰入言上

迺召盜盜對曰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吳楚復其故地

上曰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乃斬錯東市 又李廣以將軍擊匈奴坐亡失多與故潁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從一騎出從田間飲還至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不得夜行何故也廣宿亭下居無何武帝召爲右北平郡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中斬之上書謝罪上報曰報忿除害勝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服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以臨右北平甚便 又河東李文故嘗與張湯有隙已而爲御史中丞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文與湯弗平使人上變告文奸事事下湯治論殺文

又原涉與新豐富人祈大伯友大伯同母弟王游公
素疾涉時爲縣門下掾說尹公曰君以守令辱原涉如
是一旦真令至君復單車歸爲府史涉刺客如雲殺人
皆不知主名可爲寒心今爲君計莫若條奏其舊惡君
必得真令如此涉亦不敢怨矣尹公如其計王莽果以
尹公爲真令涉由此怨王游公遂殺游公及子斷兩頭
去原東觀漢記鄧惲與董子張友子張父爲鄉人所
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候子張視惲歔歔不能言惲曰吾
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讎不復也惲即將客遮讎人取其
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 又趙喜字伯陽少有節

操從兄爲人所殺無子喜嘗思欲報之遂往復讎而讎家皆疾病喜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讎曰爾曹若健遠相避後病愈悉自縛詣喜喜不與相見後竟殺之

增

又彭寵故舊渤海趙寬妻子家屬依

託寵居寬仇家趙伯有好奴以賊寵寵貪之爲盡殺寬

家屬寵之悖德不仁貪很如此謝承後漢書橋元遷

齊國相郡有孝子爲父報讎繫臨淄獄元愍其至孝欲

上讞減縣令路芝酷暴因殺之懼元收錄佩印綬欲走

元自以爲深負孝子捕芝笞殺以謝孝子冤魂又許

攸恃功驕慢嘗於衆坐呼曹操小字曰某甲卿非吾不

得冀州也操笑曰汝言是也然內不樂後竟殺之虞

荔江表傳曰孫策殺許貢貢客爲貢報讎射策中頰

世說晉孫秀旣恨石崇不與綠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

以禮後秀爲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疇昔

周旋否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後收石崇及岳石先

送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邪潘

曰可謂白首同所歸潘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

所歸乃成其讖晉解系傳張華裴頠之被誅也趙王

倫孫秀以宿讎收系兄弟將殺之梁王彤救之倫等怒

曰我見水中蟹尚欲殺之況此人兄弟輕我也遂并戮

其妻子 唐書楊炎爲吏部侍郎劉晏爲尚書盛氣不
相下晏治元載罪而炎坐貶及炎執政銜宿怨將爲載
報讎遂罷晏貶忠州刺史炎必欲傅其罪知庾準與晏
素憾乃擢爲荆南節度使準即奏晏與朱泚書語言怨
望又蒐卒擅取官物脅詔使謀作亂炎證成之建中元
年詔中人賜晏死天下以爲冤 宋曹光實蜀夷人張
忠樂羣行攻劫憾光實殺其徒黨中夜奄至光實負其
母以出賊殺族三百餘口又發冢墓光實白王全斌誓
雪冤憤遂率兵先導果克其城獲忠樂 又張浚送曲
端恭州獄武臣康隨者嘗忤端鞭其背隨恨入骨浚以

隨提點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赴逮隨令獄吏繫維
之糊其口燻之以火而死 宋帝熈德祐中放賈似道
循州遣使監押之會稽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爲似道所
配欲報之欣然請行令似道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
杭州歌謔之及舟次南劍州黯淡灘謂曰水清甚何不
死於此似道曰太后許我不死有詔即死至漳州木絲
菴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其子妾即
厠上拉殺之陳宜中至福州捕虎臣斃於獄 元阿合
馬專政有宿衛士秦長卿發其奸竟爲所殺十九年世
祖在上都皇太子從益都千戶王著因人心憤怒詐稱

皇太子還都入建德至東宮門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
數語即牽去以銅鎚擊殺之著挺身請囚被誅臨刑大
呼曰王著為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為我書其事
者阿合馬死世祖乃盡得其罪惡大怒曰王著殺之誠
是也乃命戮其尸按著素無怒於阿合馬為天下除殘

耳

原

列女傳龐涓母者趙氏女字娥父為同縣人所

殺而娥兄弟三人俱時病物故雛乃喜以為莫已報娥
乃潛備刀兵以候雛家十餘年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
詣縣自首曰父雛已報請就刑又衛義姬者其夫有
先人之讎雛家來報壻避之雛家得義姬問壻所在乃

積薪爇之遂不言而燒死。又潁川公孫氏女河年十三怨家報其父父走得免讎人爭欲甘心其母河馳出叩頭涕泣曰老母常有篤疾安足殘戮以塞忿哉我是其兒父母所憐不如殺我讎遂殺之而舍其母。東觀漢記海曲有呂母其子爲縣吏犯小罪縣宰殺之呂母家素富豐贖產乃益釀醇酒少年來沽者貫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裝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縣宰枉殺吾子欲報怨爾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許諾遂相聚得數百人因與呂母入海自稱將軍遂破海曲執縣宰斬之以其首祭子冢。

增又緱氏女玉爲父報讎吏執玉

以告外黃令梁配欲令殺玉申屠蟠時年十五進諫曰
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
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為減死
論東漢獻帝建安中丹陽郡將嬖覽郡丞戴員殺太
守孫翊覽欲逼娶翊妻徐氏徐氏紿曰乞須晦日設祭
除服然後聽命潛語舊將孫高傅嬰等合謀晦日設祭
哭盡哀除服置高嬰戶內使人召覽入將拜大呼二君
可起高嬰共殺覽餘人就外殺戴員徐乃還縗經奉覽
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孫權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
為牙將

原又京師節女者長安大昌里人之妻其夫

有讎讎家欲報其夫乃劫其妻父使要其女為中間父呼其女而告之計女念不聽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欲以身當之曰諾因曰夜在樓上新浴頭東首臥則是矣妾請開戶而待讎家果至斷其首持去明而視之乃其妻之頭也讎以為義遂釋其夫

唐

史衛孝

女絳州夏人字無忌父為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忌甫六歲無兄弟母改嫁逮長志報父讎會從父大延客長則在坐無忌抵以甓殺之詣吏稱父冤已報請就刑巡察使褚遂良以聞太宗免其罪 又賞孝女濮州鄆城人字碎金年十五父為族人尤基所殺孝女弟疆仁尚幼

孝女不肯嫁躬撫育之疆仁能自樹立教伺元基殺之
取其心告父墓孝女詣闕請代弟死高宗憫歎詔并免
之 又段居貞妻謝字小娥豫章人居貞與謝父同賈
江湖上並爲盜所殺小娥赴江得免至上元夢父夫告
所殺主名離析其文爲十二言隴西李公佐曰殺若父
者必申蘭若夫必申春蘭與春從兄弟也小娥託傭蘭
家伺候蘭與春醉臥閉戶拔劍斬蘭首因大呼捕賊鄉
人禽春黨數十皆抵死 又衛方厚妻程太和中方厚
爲崑州錄事參軍招討使董昌齡治無狀方厚數爭昌
齡怒將執付吏辭以疾不免即以死告臥棺中昌齡知

之使闔棺甚牢閉久乃絕程至闕下自狀陳冤昌齡乃
得罪文宗封程武昌縣君 冥報漢書李廣曰吾爲隴

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
者此耳王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迺將軍所以不得
侯也然三代爲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 後

漢書虞詡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媿所悔者
爲朝歌長殺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
年家門不添一人獲罪於天故也 晉書鄧攸避賊舍

已子而攜弟之子其子朝棄暮反攸縛子於樹而去史
臣曰絕子奔走豈慈父之用心也絕嗣宜哉 唐李德

裕名僧問休咎僧曰公災當萬里南去平生當食萬羊
今食九千五百矣公歎曰吾師至人吾嘗夢行晉山有
牧羊者十數迎拜曰此侍郎平日所食羊吾識此夢不
洩於人今果如師之說耶後旬日米暨遣使饋羊四百
公大驚曰吾不食之僧曰羊至此已爲相公所有矣旬
日貶潮州司馬連貶厓州司戶卒 明弇州史料高祖
初徐中山達常開平遇春破陳友諒兵於池州生擒三
千餘人遇春欲悉殺之達不可以聞上上命釋爲兵使
者返則遇春以其夕悉殺之矣存者僅三百人上不懌
放之歸然竟不以罪遇春也文皇靖難時破李景隆降

胡三百騎上命釋留宿衛胡騎指揮星吉一夕盡殺之
又於滄洲破南師獲卒萬人皆給牒放歸會日暮有未
給者三千餘人指揮譚淵悉殺之上雖切責淵吉而惜
其功亦不罪也然不旬日內淵吉皆戰沒常公雖建開
國勲而四十遽天二子嗣爵皆不終 又自錦衣衛典
詔獄領刺事官校張權者四人皆不終永樂紀綱爲都
指揮僉事凌遲處死族滅家籍天順門達爲都指揮僉
事遠戍家籍嘉靖陸炳爲太保左都督死後削奪諸子
流徙家籍 又傅瀚欲攘取內閣位嗾監生江瑢奏大
學士劉健李東陽旣而恐事泄乃嫁禍於程敏政謂敏

政實代瑤草疏以觸當道之怒而敏政之禍自此始矣
後瀚果代敏政位白晝見鬼八室又數見怪異因憂悸
成疾踰年死

報讎三

冥報

兄弟讎

物報

交游

讎

父母

讎

王曰

冥報

冥報

冥報

冥報

冥報

冥報

冥報

甘心

快意

左傳

齊人謂魯曰

管召讎也

請受

填

填

填

填

填

填

填

填

填

填

海

涉河

精衛赤帝之女姓姜遊于東海溺死化鳥常銜西山木石填東海

左傳

晉郤克使於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卻克登婦人笑於房郤克誓曰

所不此報無能涉河歸請伐齊

釋憾

雪恥

又曰請

君釋憾

君釋憾

君釋憾

君釋憾

君釋憾

君釋憾

君釋憾

君釋憾

君釋憾

君釋憾

君釋憾

怨雪耻

修舊怨

反惡聲

左傳

吳子伐陳復修舊

怨也

言夫差不修德而

怨也

言夫差不修德而

怨也

言夫差不修德而

怨也

修怨也

下北宮

伯樂氏

楊阿若

國語

尹鐸以其

賞如伯樂氏伯

賞如伯樂氏伯

賞如伯樂氏伯

賞如伯樂氏伯

賞如伯樂氏伯

樂氏曰吾為主圖怨若怨焉云

楊阿若報讎為事詳游俠

詣謝不見

睚眦必

睚眦必

睚眦必

睚眦必

睚眦必

睚眦必

睚眦必

睚眦必

人部

報讎

報讎

報讎

報讎

報讎

報讎

報後漢書蓋黜與蘇正平有怨刺史梁鶴欲殺正和勳

自殺之詳報讎二下斬霸陵尉獲魏齊首具詳報惟思

舊怨不忘襲讎左傳楚子常惟思舊怨以敗又楚

交讎反殺私憾敗國周禮地官調人職凡殺人有

復也謂重殺也邦國交仇明不和諸侯得即誅之此欲

除害弱敵也宋將戰華元殺羊食土其御羊斟不與

及戰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

師故敗君子謂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刑莫大

焉釁不可失逃不如死左傳雖有釁不可失也

如死死一也奮其武怒肆其忿悁又晉人若喪韓

怒以報其大增冥報晉夢大厲鄭驚伯有左傳晉

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呼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諱於帝

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公懼覺疾病卒乃趙氏之祖也

又鄭人相驚以伯有或夢伯有介而行曰王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齊燕平

之月壬寅彭生豕啼超之棺壓又齊人殺彭生襄公田于貝丘見大

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反遇弒南史陸超之吳人以清靜

雅為晉安王子懋所知子懋起義既敗子琳之勸其逃亡荅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惟孤晉安之

眷亦恐田橫客笑人元邈等以其義故囚將還都而超之亦端坐待命超之門生姓周者謂殺超之當得賞乃

伺超之坐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元邈嘉其節厚為殯殮周又助舉棺未出戶棺墜攻壓其頭折節死聞之

者莫不以為有天道焉 藪亭稱枉 鵠亭訴冤後漢王純為郇令到官至藪亭

有鬼數殺過客純夜聞有女梅兔純曰有枉狀可前來理曰妾夫為濬令此亭長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

盜財貨純問亭長姓名曰即今門下游徼也純曰當為汝理明旦各游徼詰問具服同謀十餘人並服辜

神記漢何敞為交州刺史行部至蒼梧郡高安縣宿鵠奔亭夜半有女子呼曰妾本廣信縣蘇氏女名娥嫁與

人部

同縣施氏夫死有雜繒帛百二十四匹與婢致富欲之傍

縣日暮止此為亭長龔春刺死合埋樓下無所訴冤故

來見明使君微掘之果得尸遺 秦檜鐵杖 祖仁大

吏捕捉拷問具服奏請斬之 石夷堅志宋秦檜矯詔殺岳飛後遊西湖舟中得暴疾

殺害忠良我已訴於天矣汝當受鐵杖於太祖皇帝殿

下檜自此快快以死其子禧亦死方士伏章見燒荷鐵

枷云父在鄞郡果見檜與方俟俱荷鐵枷備受諸苦

檜囑方士曰煩傳語夫人東隱事發矣理宗朝有考試

官歸自荆湖暴死復甦曰適見陰間趙宋斷秦檜事受

鐵杖押往某處受報矣 比魏汾州刺史介未兆聞榮

死自汾州入宮敬宗步出雲龍門外城陽王徽走投洛
陽令寇祖仁家祖仁一門三刺史皆徽引拔也祖仁利
其金百斤馬五十四匹私謂子弟曰介未兆購募城陽王
封萬戶侯今日富貴至矣乃令其逃使人於路數殺之
送首於兆兆亦不加勲賞兆夢徽曰我有金二百斤馬
百匹在祖仁家可取之兆覺即掩捕祖仁徵其金馬併
家舊金三十斤馬三十匹盡以輸兆猶不 孝直愬帝
憲執祖仁懸首高樹大石墜足種之至死

羗咭訴天

景帝帝勅將梁緯枉殺段孝直孝直魂愬于

仍追贈尚書郎石晉桑維翰拜相故人韓魚通謁公

置酒開懷曰羗咭秀才昔日雖相鄙薄君子不念舊惡

為我作書召之當與一官咭至忽有吏數人執咭云羗

咭謀反罪當出斬咭大叫曰韓魚名我來受官我何罪

乃斬之魚乃告疾還鄉一日桑坐小軒見咭來曰相公

生殺在已咭昔日同傷屋間相諧謔乃戲笑耳相公何

報之深也吾上訴於天帝矣桑曰吾為子飯僧病呼

誦佛書可乎咭曰得君之命而已桑不久而死

謝罪 屍怒起坐 漢魏其侯灌夫以十二月晦論棄市

至愧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 鴻書

唐左史江融因徐敬業反被羅織周興枉奏殺之 融叱

興曰吾無罪枉戮死不捨汝遂斬之 狂疾常呼 白

日見刺 宋史向士璧數立奇功賈似道調監察御史陳

穀慕屬方元善逢迎似道士璧坐是死後元善俄得狂

疾常呼士璧 又開禧三年蜀帥吳曦叛李好義與吳

人部

報館

左

丙誅之好義集丙家王喜欲刃好義丙力救解及好義
守西和喜遣其黨劉昌國聽節制好義與飲心腹暴痛
洞瀉而昌國遁矣既而昌國白日見好義持刃刺之
殞喜曩大將也故為曩復仇後喜移荆鄂都統制死

逢吉自殺之報 李生現世之報 五代史漢高祖以李
崧弟賜蘇逢吉而崧

列有田宅在西京逢吉遂皆取之崧子弟出怨言逢吉
乃誘人告崧與弟黃等下獄族崧家其後逢吉夜見李

崧在側周太祖至北郊逢吉與隱帝走趙村自縊 唐
貞元中李生為深州錄事參軍雅為太守所知時王武

俊帥成德軍其子士真至深州太守大具酒士真索嘉
賓因名李生士真叱左右縛擊儼李生曰聞佛氏有現

世之報吾知之矣前遇一少年負巨囊吾利其資排之
崖下得贈百餘段凡二十七矣昨視王公之貌乃曩

時所殺少年也斬其首以進士真熟視而笑曰李生無
罪但我一見之遂忿然欲殺之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

密訊其年則 物報 馬皮卷女 大鴟攫鬢 高幸時蜀
政二十有七

掠惟所乘馬在母誓曰得父者以女嫁之馬驚躍而去
數日父乘馬歸馬嘶鳴不已父曰人而偶非類乎殺馬

曝皮於庭皮卷女飛去女化為蠶
惡鳴有鴟巢佛殿親彈其二雛
大鳴盤空悲鳴一搏

其中一攫其鬚旬餘瘡死
信陵捕鷄 堯佐烹鰈
信陵君方食一

屋有鷄也鷄去乃縱鳩鷄逐而殺之
避患投我竟為鷄所殺我負之令左右捕鷄得百餘頭

以進公子欲盡殺之不忍乃按劍籠上曰誰食鳴者一

鵝獨低頭不敢仰視乃取殺之放其餘義聲益著
宋

魚尾而食其子母弗能救堯佐命二吏挈小舟操網往

嘗膽 吳王孫彌庸見姑蔑之旗曰我父之旗也不可以
網作文示諸市而烹之皆驚異

以報 和難 結怨 周禮調人和萬人之難父母
父讎 而不敢殺乃汝伐讎死而無悔又夫差嘗膽

海外 藏林下 上許上 琴操走馬引擣里牧恭作也
為父報讎亡藏山林之下夜有馬圍其

室明旦視之天馬迹也惕然悟曰
刑父讎 毀父讎

吾以義殺人何以藏遂作走馬引
報讎

人部 尚盤類函卷三十二 六

蘇不韋父謙為督郵按美陽令李嵩輸左校嵩後為司

隸刑謙至死不韋乃穿地達嵩在廁遂殺其妻子嵩乃

以板藉地不敢言退位掩塞捕不韋不得嘔血而卒不

之於市嵩不敢言退位掩塞捕不韋不得嘔血而卒不

章遇赦遂得改葬行喪何休方之伍員郭林宗曰子胥

因吳不韋單持優於員也漢申威毀薛宣不孝宣子

祝賅客揚明遮所咸於宮門外中丞議不以凡鬪論當

棄市朝廷直以為遇人不以義而見疾者直與疾人同

罪竟 **孝不忘親** 仁輕侮法其後漢書有人侮辱人父

滅死 自後因以為比遂定議以輕侮法張敏駁曰春秋之義

子不報讎非子也而法不滅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也

天命誰能 君能視父為戮不可以其弟伍員曰親戚

臣誰敢讎之謂楚君 **子無忘孝** 人有所懲

殺其父不可報也 **增** 桓

温枕戈 吐業射草 晉中興書桓温父被害時温年十

刀歸人 崔鴻前燕錄吐谷渾子吐延年乃提刀直進手

帛城羌酋姜聰所刺殺長子業年十歲縛草人號曰姜

聰哭而射之號天而泣不中瞑目大呼要中乃止其母曰姜聰諸將已屠膾之矣汝何如此業泣曰誠知射草

無益于先公所以剖心祭父斬首祭母宋范廷名

申周極之心耳以祭父墓唐史劉黑闥陷洛陽

程名振與刺史陳君賓自拔歸母妻為賊所得名振率

眾千餘悉毀賊水陸餉具黑闥怒殺其

母妻賊平請手斬黑闥以其首祭母

元慶刃讎唐張審素為雋州都督有陳纂仁誣其冒戰

之黨劫對汪殺告事者汪到益州誣審素謀反構成其

罪遂斬之子瑒與兄瑒俱以年幼徙嶺外後逃歸汪後

更名萬頃轉殿中侍御史瑒瑒於東都候萬頃手刃之

繫表於斧刃言復讎之狀遂奔逃行至汜水為吏所得
中書令張九齡等皆稱其孝烈侍中裴耀卿等陳不可
帝亦謂九齡曰孝子義不顧命殺之可成其志赦之則
虧律凡為子孰不願孝轉相讎殺遂無已時又則天
時同州下邳人徐元慶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乃手
刃父讎自囚詣官左拾遺陳子昂議誅元慶然後
旌其閭當時違其言後禮部員外郎柳宗元駁之君

人部

謝靈運山卷三十一

報讎

七

操墩

藏英

六帖唐太宗時即墨人王君操父

時君操尚幼至貞觀朝密挾刃而殺之則其心朋墩立

盡告刺史曰父死山手二十年不克報乃今刷憤願歸

父母為司賊孫居道所殺後逢居道於幽州市刺之不死

求為關南都巡檢伺居道出擒歸設父母位號泣齋其

肉以死即詣官首服官為上請斬讎獲宥報父見

釋之燕薊間目為報讎張孝子許歲父為鄰人實度所

原殺道陰有復離之志年十八密市利鋪刀陽若耕耘

者同度乘船還橋上以鋪斬之歸罪有司太守孔巖義

其孝勇列上宥之唐高宗時絳州人趙師舉父為人
所殺時師舉幼母改嫁離家不疑後長
為人備手殺歸人詣官自陳帝原之
孝子蒙戮唐新語杜并父審言自洛陽丞貶吉州司戶
構審言下獄將因事殺之并年十三伺季重刺殺之并
亦見害季重臨死歎曰吾不料審言有此孝子郭若訥

誤我至此審言由是免官歸又衢州人余長安父叔

為同郡伊金所殺長安八歲自誓十七乃復離大理所

死刺史元錫奏言臣見余氏一家遭橫死者實二平人

蒙顯戮者乃一孝子引公羊傳父不受誅子復讎之義

請下百寮集議時裴拍當國李廩為司事竟不行老儒

薛伯臯與錫書曰大司寇是俗吏執人柄者是小生余

氏子宜韓暨擒茂龔壯討期魏志韓暨字公至同

其死矣韓暨擒茂龔壯討期魏志韓暨字公至同

母幾致大辟暨陽不以為言傭賃積貲陰結死士遂追
尋擒茂以首祭父墓由是顯名王隱晉書龔壯字子
偉值惠懷末李特為寇壯父叔皆為所害會李壽鎮漢
中壽與李期有嫌壯因說壽討期期特孫也故壯假以
復仇壽既捷欲
官壯誓不仕
聶政鼓琴
來丹求劍
為韓王治劍
過期不成王殺之政未生及壯問母知之乃入山遇仙
人學鼓琴漆身吞炭七年琴成入韓逢妻從買櫛對而
笑妻泣曰君似政齒政曰天下人齒盡相似乃入山援
石擊落其齒以刀內琴中刺韓王列子魏黑卯以驅
嫌殺邴章其子來丹謀復仇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
食順風而趨雖怨不能稱兵恥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

人部
報讎

黑卯黑卯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
 頸承刃披胸受矢鏃鏑摧屈而體無痕負財力視來丹
 猶雛鷺也來丹之友申他曰子怨黑卯至矣黑卯之易
 子過矣將善謀焉丹垂涕曰願為我謀申他曰吾聞衛
 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童子服之却
 三軍之衆奚不請焉從之卒成其志
魯人刳腹

魏湯斷頭 准南子魯人有為其父報仇于齊者刳其腹
 而步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為父報仇以出
 死非為生也今事已成有何去之追者曰此有節行之
 士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
 孝子傳魏湯少失其母獨
 與父居父有所服刀戟市南少年欲得之湯曰此老父
 所愛不敢相許少年毆過湯父壽終湯乃殺少年斷其頭
 以謝

滅儒族姓 食曾肺肝
 亡失道誤入儒家內充重壁因笑謂曰三千戶侯也充
 曰封侯不足貪也爾大義全我我宗族必厚報若必殺
 我汝族滅矣儒遂殺之克子勁宇世堅即潛報仇族
 滅吳氏又趙誘為杜曾所害誘子斬曾食其肝肺

父墓
 興晉書沈充敗于吳興吳
 興人吳儒充之將也充
 與父居父有所服刀戟市南少年欲得之湯曰此老父
 所愛不敢相許少年毆過湯父壽終湯乃殺少年斷其頭
 以謝

林子屠預

宋越刺蠻

沈約宋書沈林子以仇讎未復

十八仇沈預慮害常被甲持戈至是林子與兄田子還

東報讎直入預男女無長幼悉屠之以預首祭父墓

孫嚴宋書宋越之父為蠻所殺其仇常出郡越白童復

日于市口刺殺之太守夏侯穆嘉之擢為隊主

父讎童復母讎後魏書淳于誕字靈遠年十二隨父

哀感奮發傾貲結客旬朔之內遂得復仇州縣歎異之

又孫益德其母為人所害益德童幼為母復仇還家

哭於殯以待縣官高祖文明太后旌景仁門拜丁

以其幼而孝又不逃罪特免之

蘭官梁書張景仁廣平人父天監初為同縣辜法所殺

父墓請郡自縛太守蔡天起上言於州簡文在鎮乃下

人部

報讎

仁勇自歸

孝勇

為將 應劭風俗通漢汝南陳公思為五官掾王子祐為

父斌斌無子公思卒見子祐不勝憤怒便格殺之還府

歸死時太守太傅胡廣以為公思追念叔父仁勇憤發

手刃仇殺自歸司敗便原遣之 虞預會稽典錄吳朱

朗字公明為道士遊在諸縣為烏傷長陳頽所殺頽以

命奔魏魏聞其孝勇擢以為將 梁悅報父讎 董黯

報母 讎會都省集議以聞杖一百流循州 會稽典錄

董黯家貧採薪供養母甚肥悅鄰人家富有子不孝母

甚瘦小不孝子疾黯母肥嘗苦之黯不報及母終負土

成墳竟殺不孝子 原兄弟讎不同國 不為魁 俱詳報

子置豕前以祭 銜命不鬪 因疾不殺 下詳報 讎二 增為宗執

讎 不事兄 讎

上詳報讎五 皇甫謚列女後傳郃陽

季兒有三子季兒兄季宗與廷壽爭葬父之事延壽與

其友陰殺季宗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讎亦不義何

面目以生而戴天履地乎遂自縊馮翊王讓間之大其義令縣復其三子而表其墓

操刀報兄

讎率眾斬兄

讎會稽典錄魏明字少英上虞人少為縣吏兄為鄉人所殺朗白日操刀報

讎於縣中遂亡命到陳國從博士郗仲信學春秋圖緯又詣太學受五經京師長者季膺之徒爭從之唐史

高季輔名馮德州蓼人居母喪以孝聞兄元道仕隋為汲令縣人反城應賊殺元道季輔率其黨與縣人戰擒

之斬首以祭

原為讎且因斷手

報怨誠謂甘心

交游

讎為知己

為友人

士為知己者死

後漢何顯友虞偉高父仇未報而病甚顯候之高

泣訴顯顯感義為復讎

師長之讎

主友之讎

周禮凡和難師長之讎視兄弟

避之千里外王友之讎視從父昆弟不同國也

厲匹夫之志

報國士之恩

陳綱為張宗復讎

尹牙為滿寵報讎

常璩華陽國志陳綱

字仲卿少與同郡張宗受學南陽以母喪歸宗為安中至元所殺綱終喪往復之自拘有司會赦免廣州先

人部

報讎

報讎

平

賢傳南陽太守滿寵戚見于顏尹牙怪問寵曰父為豪
周張所害重仇未報牙與校圍文通遂充騎馬之職乃
先醉張近侍夜解縱諸馬令之亂駭知張必將起
伏側階下張果出問其故牙因手刃張首而還

報讎四

增國讎孟郊詩朝思除國讎
相死蘇軾詩德
忤強宗

元詩希怨猶逢
寫恨蘇軾詩怨
雪恥除兇唐太宗

怒多容竟忤強
寫恨蘇軾詩怨
雪恥除兇唐太宗

訕百王除
挺身張目杜甫詩挺身艱難
原虐我則

讎殄殲乃讎
增相為敵讎
原以亢其讎
增以

直報怨論語
以怨報德禮記則刑戮之民也
原報東門之役

報讎五

報纖介之忿

樂府魏左延年秦女休行始出上西門遙望秦氏樓
秦氏有好女自名曰女休女休年十五爲宗行執讎左
執白陽刀右據宛景矛讎家東南僵女休西上山上山
四五里關吏不得休女休前致辭生爲燕王婦今爲詔
獄囚刀子未及下攏鄭擊鼓赦書下

曹詩梁鮑機詠伍子胥詩忠孝誠無報感義本投身日
暮江波急誰憐漁丈人楚裏悲猶在吳門恨未申 元

張崇古行路難詩君不見古來行路難只有荆卿報燕
丹感君恩厚爲君死自知故國一去無生還秋風易水
自今古中有恩情別時語舞陽飲酒荆卿歌壯士相看

面如土秦山嶢嶢秦關高奮身西上騰驚猱盡傾肝膽
許知己性命不啻輕鴻毛畫圖再拜王心喜圖窮匕首
明秋水劫王復地計全非何處秦雲泣燕鬼當時一語
思匡國精神動天虹貫日狂謀肇禍鬼不祀大業帝嬴
天與力虎須堪編尾堪履倒卷天河恨難洗殺身狗名
信絕倫可憐孤負樊將軍明李攀龍詠古詩闔閭爲
無道厥欲如蛇豕薦食視土國乃政從楚起昭王在草
澤羣臣不復紀使者哭秦庭七日未得理入郢旣已甚
丘隴行見箠感茲告急言誓彼同袍士賢臣亦多術存

亡尤獨美立致五秦文朴許敬出上西門劉望秦月對

原詔魏文帝詔喪亂以來兵革縱橫天下之人多相殘
害者昔田橫殺鄒商之兄張步害伏湛之子漢氏二祖
下詔使不得相讎今兵戎始息宇內初定民之存者非
流亡之孤則鋒刃之餘當相親愛養老長幼自今以後
宿有讎怨者皆不得相讎

原教梁簡文帝甄異張景仁復讎教夫理感禽魚道均
荆棘亦有鄉因行改江以孝移張景願自縛到郡稱其
父爲韋法所殺今於公田渚斬法級祭墓訖東身歸家
昔沂澤撫劍河南執戟遠符古義實足可嘉防廣刃讎
赦其桎梏之罪丁蘭雪恥擢以大夫之位

論宋蘇轍論商鞅客舍之報孟子曰戒之戒之出乎

爾者反乎爾者也自古用嚴刑以毒民者未有不反於已然亦未有如鞅之速也鞅之出亡至關下欲舍客舍舍人不知其商君也曰商君之法令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歎曰嗚呼爲法自弊一至此哉商君以舍人無驗者困秦民率以自困非特是也始也刑太子之傅公子虔終也公子虔告商君欲反始也與公子卬會盟而終也伏甲以襲之及其終也出亡奔魏魏人以襲公子卬之故扼而不納反送以歸秦遂罹車裂之禍即是以觀孟子之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豈不信哉

胡寅論三

世為將或謂李陵乃廣孫三世為將道家所忌也曾不知呂望秉旌仗鉞其子繼掌虎賁開封營丘傳數十世太公兵法至於今用之是何歟又論張湯宜無後世疑張湯文深意忌用法嚴酷不當有後而其子孫蕃衍盛大則又為之說曰賢者有後張湯是也湯宜無後者也愚謂不然人之為善與惡天未必逐逐然而禍福之也堯之子丹朱為何惡而致之瞽之子舜為何善而來之然堯舜之後不絕者數百年蓋堯之德盛非朱所能逃黃帝之德遠非瞽所能過也上無以導引乎其前下無以承翼乎其後苟有寸功薄善遽以責報於天曰吾

宜壽宜貴宜有子孫也至於憎疾小人見其罪惡又以
為天必譴怒曰是宜天宜貧宜無餘類也小遼緩不應
則指天為高遠茫乎善惡之報是皆以褊心淺智妄量
天道而不知善祥惡殃必以類至理存感應如寒暑兩
暘之消息不可誣也故人亦自修而已矣不必為明有
賞幽有福然後為善不必為明有罰幽有禍然後不為
惡斯人也其天之所祐歟何也天者公也非有所親疎
而取舍之者也必為明有賞幽有福然後為善必為明
有罰幽有禍然後不為惡斯人也其天之所不祚歟何
也天者理也非有所利害而去就之也

傳宋壽樟先生書柳勝傳後始我讀書至殷人厥口
詛咒特以爲怨詈之辭讀春秋至會盟之事特以爲文
約之信耳殆至叔末凡有冤不能自伸者則質諸神而
咒詛焉凶禍之報其應如響吁亦異矣余昔以貧故嘗
効穆伯長所爲亦爲好貪脅取錢一萬二千余素懦既
性不喜訟且不暇咒詛又不能効昔人之報怨今觀柳
勝之事適與余相類意者包藏禍心害人利己其必有
冥報乎世之居鄉而不能如周處之去害居官而不能
如吳隱之之酌貪泉敢於嗜利無恥者其亦知所警哉

增議唐韓愈復讎議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讎據禮經

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
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
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子復讎見於
春秋見於禮記又見於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
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
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
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
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
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特使法吏一斷
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凡殺人而義者

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得其宜者子不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也公羊傳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也又周官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戒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議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仇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

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
凡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
而處之則經無失其旨矣 柳宗元駁復讎議略若元
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
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而元慶能以戴天
爲大恥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愁人之胸即死無
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
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
法是非死於吏也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
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而臨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

典而又何旌焉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

議序宋朱子戊午讜議序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事之死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爲不如是則無以盡乎吾心云爾然則其有君父不幸而罹於橫逆之故則夫爲臣子所以

痛憤怨疾而求爲之必報其讎者其志豈有窮哉故禮
記有曰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寢苦枕戈不與共天下
也而爲之說曰復讎者可盡五世則又明夫雖不當其
臣子之身而苟未及五世之外則猶在乎必報之域也
雖然此特庶人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
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讎非若庶民五世則自高祖以
至元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國家靖康之禍二帝北狩
而不還臣子之所痛憤怨疾雖萬世而必報其仇者蓋
有在矣太上皇帝受命中興誓雪父兄之辱雖其間亦
或爲姦謀之所前却而聖志益堅至於紹興之初賢才

並用網舉目張諸將之兵屢以捷報恢復之勢蓋已什八九成矣寡人於是始設和親之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寡庭力主其事當此之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之人無賢愚無貴賤交口合辭以爲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數輩起而和之清議不容詬罵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官長樂藉口攘却衆謀熒惑主聽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忘讎敵之虜而懷宴安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奸謀而向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

無不賞緣驟至通顯或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
倫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者不復聞於搢紳之間矣
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徒見當時國家息事而檜與其
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讎忍辱爲事理之當然主
議者慕爲檜游談者慕其徒一雄倡之百雌和之癸未
之議發言盈庭其曰虜世讎不可和者尚書張公闡左
史胡公銓而止耳自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爲說
不出乎利害之間又其餘則雖平時號賢士大夫慨然
有六千里爲讎人役之歎者一旦進而立乎廟堂之上
顧乃惘然如醉如幻而忘其疇昔之言厥或告之曰此

處士之大言耳嗚呼秦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萬死而
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倡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
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則末流之弊遺君後親
至於如此之極也夫惟三綱不立是以衆志無所統繫
而上之人亦無所馮藉以爲安斯乃有識之士所以長
慮却顧而廩然以寒心者而說者猶曰姑以衆議之從
違而卜事理之可否則今日士大夫是和者之多蓋不
下前日非和者之衆也獨安得以前日之不可而害今
日之可哉嗚呼是未知前日人倫之明而今日人倫之
不明前日人心之正而今日人心之不正也且若必以

人之衆寡爲勝負則夫所謂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又孰若六軍萬姓之多邪今六軍萬姓之言則是二公之言而已蓋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者其於世也有明晦其在人也無存亡是以雖當頽壞廢弛之餘邪議四起無復忌憚而不能斬伐銷鑠使之無也奈何不聽於此顧反決得失於前日所謂頑鈍嗜利無恥者之餘謀此已墜之三綱所以不能復振已墮之萬事所以未能復理而上之人亦未能有所憑藉以成安強之勢也今南北交驩中外無事迂愚左見所謂萬世必報之讎者固無所復發其口矣竊伏世間不勝

憤歎因讀魏元履所以序次戊午讜議爲之慨然流涕
蓋傷其禍殃之自始也懷不能已姑論其始終梗概如
此以發明元履所以序次之意并以達草野孤臣畢義
願忠之誠當國者儻有採取則猶足以裨廟謨之萬一
而非區區之所敢望也

讎怨一

原易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增**書萬姓仇予 又小

人怨汝詈汝 **原**論語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又曾子曰犯而不校 中庸不報無道 禮記不尋

仇讎寬身之仁也 左傳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

不憾憾而能眡者鮮矣

眡重也

讎怨二

不報附

增

左傳鄭子羽對楚曰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

藏禍心以圖之不

又城濮之役晉師三日館穀文公猶

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及楚殺子玉而後喜可

知也

又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

之而卒

晉解狐薦其仇於簡主以爲相其讎往謝狐

引弓送而射之曰薦汝公也讎汝私怨也吾不以私怨

擁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

左傳晉圍柏人士吉

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相

人昭子曰夫非爾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
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
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 鴻書齊中大夫
夷射御飲於王醉顧郎門門者則跪曰足下無意賜之
餘瀝乎夷射叱之則跪因捐水郎門下明日王出而呵
之曰誰溺於是則跪曰臣不見也然夷射立於此王因
誅夷射 漢書高祖怨丘嫂之轅釜封其子爲羹頡侯
又元朔中主父偃言齊王有淫佚之行上拜偃爲齊
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子之數曰始吾貧時
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

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吾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
奸事動王王自殺上大怒以爲偃劫其王令自殺偃方
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收者獨孔車收葬之
上聞以車爲長者東觀漢記周黨字伯況太原人至
長安游學初鄉佐嘗衆中辱黨父黨懷之後讀春秋間
復讎之義更輟講而還與鄉佐尅日交刃黨爲其所獲
困頓鄉佐服義輿歸養之數月方蘇旣悟而去整身修
志州里稱其高義也漢馬援上書夫居前不能令人
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而不能爲人患臣所恥也
願詣行在所陳滅隗躡計陳留志漢韓卓父嘗爲吏

所辱卓執兵伏道欲候殺之而長子暴病將死卓乃歎
曰道家言報讎不欲過今長子病豈為是乎於是乃
投刃而止 漢書呂布刺董卓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
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守尸吏
為火炷置卓劑中然之光明達曙如是積日 梁祚魏
國統崔州平者漢太尉烈之孫也兄曰元平為議郎以
忠直稱董卓之亂烈為卓所害元平嘗思有報復之心
會病卒 吳書甘寧殺凌統父孫權命不得讎之嘗於
呂蒙舍酒酣統乃以刀舞寧起曰寧能雙戟舞蒙曰未
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楯以身分之 晉何曾位太宰性

華侈爲都官從事劉享所奏後曾辟享爲掾或勸勿應
享謂至公之體不以私憾遂應辟曾因小事加享杖罰
外寬內忌如此 又周顛在帝前甚言王導忠誠無他
出見導不與語曰今年殺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
導甚銜之顛爲王敦所害導救之不力後導見顛章奏
疏救再三乃悔恨曰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
冥之中負此良友 又王右軍素輕藍田述藍田晚節
論譽轉重右軍尤不平藍田丁艱停山陰治喪右軍代
爲會稽郡屢言出弔連日不果後詣門自通主人旣哭
不前而去以陵辱之於是嫌隙大構後藍田臨揚州右

軍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參軍請朝廷求分會稽吳越
州使人爰意失旨大爲時賢所笑藍田密使從事數其
在郡不法右軍遂稱疾去郡以憤慨致絕矣又吳興太
守周玘自以失職又爲刁協所輕乃陰謀誅執政以諸
南士代之事泄憂卒將死謂其子勰曰殺我者諸傖子
也能復之乃吾子也 崔鴻後燕錄秦滅燕慕容桓阻

兵遼東爲秦所殺子鳳泣血不言年十一告其母曰昔
張良養士以擊秦王復君之仇也先王之事豈可一日
忘之 梁沈瑀爲餘姚令始至有富吏皆鮮衣美食以
自別瑀怒悉令芒屨籠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鞭

箠蓋瑀微時嘗至餘姚鬻瓦器為富吏所辱故報之
唐六帖劉文靜自以才能過裴寂遠甚而寂獨用故舊
恩居上意甚不平嘗飲酣有怨言拔刀擊柱曰當斬寂
唐韋仁約彈右僕射褚遂良出為同州刺史遂良復
職出仁約為清水令或慰勉之仁約曰僕守狂鄙之性
觸物便發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不能碌碌為
保妻子也又韋挺為大夫時馬周為監察御史挺不
甚禮及周為中書令帝欲相挺周言挺狠於自用非宰
相器遂止唐書來俊臣棄市時人無不快仇家爭啖
其肉斯須而盡抉眼剝面披腹刺心騰踏成泥士民皆

相賀於路曰今夕眠者始貼席矣 又杜甫嘗醉登嚴
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之一日欲殺甫集
吏於門武將出劔鉤於簾上左右白其母救得止 又
天寶中李白供奉翰林進清平調三章會高力士終恥
脫鞵謂妃曰以飛燕指妃子賤甚矣妃然之上嘗三欲
命白官為官中所捍而止 唐書苗晉卿數薦元載李
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麀頭鼠目
子乃求官邪載聞銜之及秉政揆流落凡三十六載載
誅始拜吏部尚書 朱子語錄唐劉禹錫柳子厚與武
元衡素不叶二人之貶元衡為相時也禹錫為靖共佳

人怨以悼元衡之死其實快之子厚古東門行亦然
唐憲宗時李吉甫為相多修舊怨薛逢與劉瑑相善瑑
詞藝不逮逢逢每侮之後瑑作相逢為郎官有薦逢知
制誥者瑑以故事給舍須歷郡縣乃出逢為巴州刺史
唐李德裕遷淮南節度使代牛僧孺僧孺聞之以軍
事付其副張鷟即馳去淮南府八十萬緡德裕奏言止
四十萬為鷟匿其半僧孺訴於帝諫官姚合魏謩共劾
奏德裕挾私怨以沮傷僧孺又嚴綬未顯時過閬鄉
謁射李達達不禮方飯他客不召綬綬顯而達罷彭城
不過并州入謁綬綬方大宴賓客召達至戒客勿起讓

之曰吾昔旅居閩鄉君方名客食而不顧我今我名客亦不敢留君達慚不得去左右引出悻而瘖臥數月唐書張延賞與李晟有宿憾乃俱入朝韓滉從容邀晟平憾且使薦延賞於帝復拜平章事旣而宴禁中帝出瑞錦一端以示和解因爲子求婚延賞不許晟曰吾武夫雖有舊惡杯酒解之儒者難犯外睦而內含怨今未許婚釁未忘也 又李訓鄭注平生絲髮恩怨無不報者 唐李載義母葬范陽爲楊志誠掘發後志誠被逐載義奏請剔其心償母怨不許義又欲殺之官屬苦救乃免 唐六帖盧杞忌張鎰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

龍卒戍鳳翔帝擇人以代之杞謬曰鳳翔將校班秩素
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復曰陛下必
以臣貌陋不爲三軍所信恐後生變臣不敢自謀惟陛
下擇之帝顧鎰曰文武兼資望重內外無易卿者爲朕
撫盧龍士乃以中書侍郎爲鳳翔隴右節度使鎰知爲
杞陰中然辭窮因受詔 宋竇儀開寶中爲翰林學士
時趙普專政帝患之欲聞其過一日名儀語及普所爲
多不法且譽儀早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勲臣公
忠直亮社稷之鎮帝不悅儀歸言於諸弟張洎引滿語
其故曰我必不作宰相然亦不詣朱崖吾門可保矣旣

而名學士盧多遜多遜嘗有憾於普遂攻普之短出鎮
河陽普之罷甚危賴以勲舊脫禍多遜遂參知政事作
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是其言
之驗也 又蔡確始以賄聞轉運使薛何見其儀觀秀
偉薦於韓維維又薦之王安石為監察御史裏行時開
封府鞠霸州民訟事遣確詣臺參治遂鍛鍊成獄囚若
稱冤輒加苦辱帝連遣官審直囚皆怖畏言不冤矣又
太學生虞蕃訟其學官確連引朝士逮捕械繫投飲食
於大盆混擾分銅之如犬豕久繫不問幸而得問則一
一皆承元祐元年奪職初神宗疾革王珪議建儲事後

確陰謀謂珪當日懷異意賴已擁護欲以上誣高太后
下陷珪等賴諫官連章乞正確罪乃得貶而又章惇爲
尚書左僕射引蔡卞林希等報復讎怨甚至詆宣仁后
謂元祐之初老姦擅國又請發司馬光呂公著冢斲其
棺又請編類元祐諸臣章疏窮治劉安世范祖禹諫禁
中顧乳媪事又起同文館獄欲殺劉摯梁燾王巖叟等
又以皇后孟氏宣仁后所立勸哲宗起祕獄廢之出居
瑤華宮帝久悔之曰章惇誤我惇妻張病且死屬之曰
君作相幸勿報怨旣祥語陳瓘曰悼亡不堪奈何瓘曰
與其傷悲無益曷若念其臨絕之言惇無以對貶雷州

司戶卒 又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葺惇
又以為強奪民居下本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
不一二年惇謫雷州亦問舍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
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 元脫脫之再相信用汝中
柏諸臣莫敢異同惟哈麻以有德於脫脫不為之下汝
中柏譖之脫脫改調哈麻哈麻深銜之嗾御史袁賽劾
之詔削脫脫官淮安安置以太不花等代總其軍 鴻
書明嚴嵩殺楊繼盛王忬子世貞以詩弔之嵩因憾世
貞世蕃又索古畫於忬忬有臨幅絕類真者以獻有人
知之密以語世蕃會大同虜警御史阿意論劾遂逮忬

下獄處決

一不報左傳魯師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

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名讎也請

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

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僎

使相可也桓公從之又晉文公入曲沃呂卻畏偏將

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

城之役君命一宿汝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汝

為惠公來求殺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

速也夫祛猶在汝其行乎對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

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

蒲狄乎公見之以難告 又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
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
沐謂僕人曰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縻之僕其亦
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
告公遽見之 又晉敗秦師於殽獲孟明視以歸文嬴
請之使歸公許之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
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
罪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子羔為衛政別人之足衛亂
子羔走郭門門閉則者守門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
罷子羔將去謂則者曰吾則子之足此方子之報怨時

也何故逃我則者曰君當論刑愀然不樂此臣之所以
脫君也史記趙以藺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
我為將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貧賤徒以口舌而位加
吾上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嘗稱病出
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為恥相如曰子視廉
將軍孰與秦王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相如雖
鴛獨畏廉將軍哉顧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以吾兩人
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
之急而後私仇也頗聞之肉袒負荆至門謝罪遂為刎
頸交後漢書賈復部將殺人潁川太守寇恂捕而戮

之復以爲恥謀殺恂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姊子谷崇
曰崇將也得帶劔侍側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
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乃敕屬縣盛供
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兼二人之饌恂出迎於
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
谷崇狀聞帝乃徵恂至引見時賈復先在坐欲起相避
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
極歡遂同車共出結交而去 魏志孫資別傳初資在
邦邑鄉人田豫宗豔皆妒害之而楊豐黨附豫等構造
謗端怨隙甚重資無恨意豫等慚服求釋宿憾資曰吾

無憾心不知所釋 唐太宗皇后長孫氏異母兄安業

素無行狀以喪逐后還外及后貴安業與李孝常謀反

將誅后叩頭曰安業獲罪無赦然向遇妾以不慈陛下

所知今論如法人必謂妾釋憾於兄無乃為帝累遂得

減流越薦 唐劉仁軌為給事中按畢正義事李義府

怨之會計百濟仁軌為青州刺史浮海運糧遭風失船

命御史袁異式往鞠之異式謂曰君與何人為讎宜早

自為計仁軌曰當官不職國有常刑公以法斃之無所

逃命若使遽自引決以快讎人竊所未甘乃具獄以聞

義府言於高宗曰不斬仁軌無以謝百姓舍人源直心

曰海風暴起非人力所及乃命除名以白衣從軍自效
及爲大司憲異式懼仁軌瀝觴告之曰若念疇昔事有
如此觴旣而薦爲大夫 唐史郭子儀與李光弼俱爲
牙門都將二人素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目相視不
交一語及子儀代思順爲朔方節度使光弼意欲亡去
猶未決旬日詔子儀率兵東出趙魏光弼入見曰一死
固甘乞免妻子可也子儀趨下持袍上堂而泣曰今國
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邪執其手相持而
拜 唐肅宗在東宮時李林甫數搆譖及即位怨之欲
掘冢焚其骨泌以天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以不廣諫止

之唐德宗時李抱真馬燧數以事相恨望怨隙遂深
上遣使和解之及王武俊逼趙州抱真分麾下二千人
戍邢州燧大怒欲引兵歸李晟曰李尚書以邢趙連壤
分兵守之誠未有害今公遽自引去衆謂公何燧悅乃
單騎造抱真壘相與釋憾結歡朱子語錄宋富鄭公
與韓魏公議不合富恨之至不弔魏公喪魏公年年却
使人去鄭公家上壽恁地便是富不如韓較寬詩話
宋陳道亮字公弼剛正人也嘉祐中知鳳翔府東坡初
擢制科僉書判官府吏呼蘇賢良公怒曰府判官何賢
良也杖其吏或謁入不得見後九日獨不預府宴其不

堪如此 又詩案云任鳳翔府僉判爲中元節不過府
廳罰銅八斤亦公弼案也坡作齋醮禱祈諸神文公弼
必塗墨改定數往反至爲公弼作凌虛臺記曰東則秦
穆公祈年橐泉南則漢武帝長楊五柞北則隋之仁壽
唐之九成計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
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破瓦頽
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爲禾黍荆棘丘墟壠畝矣而況於
此臺歟夫臺不足恃以久長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
而忽來者歟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公弼覽之
笑曰吾視蘇明允猶子也某猶孫子也平日不以辭色

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懼夫滿而不勝也乃不吾
樂邪不易一字亟命刻之石 宋王濟素與內臣裴愈
有隙及愈坐事觸上怒濟力爲辨理遂獲輕典 元別
吉里迷失嘗誣伯顏以死罪未幾以他罪誅勅伯顏臨
視伯顏與之酒愴然不顧而返世祖問其故曰彼自有
罪以臣臨之人將不知天誅之公也 明獻徵錄呼良
朋微時少年齟齬之比貴其人悔謝且虞修報良朋曰
駭豎子乃公豈以一日遭逢而傷汝曹令淮陰專美第
休矣毋恐後少年中文法爲解救不使知

讎怨三

不報附

瘡

怨府

伎心

左傳魯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不

語曰雖有伎心不怨也

思我

誅之

德思我小

怨中禮調人凡鬪怒者成之不可

不遠

乃伏

傳

則書之先動者誅之謂不可和調者

不遠

乃伏

傳

白公曰鄭人在此雖謂不可和調者

不遠

乃伏

傳

不遠矣

乃伏代雖

蓄憾

和難

下詳報

增射鈞

斬祛

殺管仲射桓公於蒲城文公踰垣勃鞞斬其祛

蓄憾

和難

下詳報

增射鈞

怨修怨

桓公失信諸侯嘗叛構怨連

蓄憾

和難

下詳報

增射鈞

戰國策甘茂與樗里疾為買首之仇

禮子思曰今之

蓄憾

和難

下詳報

增射鈞

亦善乎又何釋憾

左傳宋人取邾田邾人告

蓄憾

和難

下詳報

增射鈞

邑為道魏欲帝秦魯仲連說止之

平原君欲封連

蓄憾

和難

下詳報

增射鈞

辭又以千金為壽笑曰所貴天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

解紛亂而無取也

蓄憾

和難

下詳報

增射鈞

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

原書於士

蓄憾

和難

下詳報

增射鈞

報怨

謹怨

結於民

報怨

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注云同國不
相避也將報則無罪也書結怨於民
不在大豈

在明又怨不在大亦不在小
鄭息違言周鄭交惡

左傳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於竟息師大敗
而還鄭又夏四月鄭祭足取温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

周鄭交惡 **增**耳餘之隙牛李之憾
史記張耳陳餘始為

餘泚水上唐李德裕父吉甫為相牛僧孺對策痛詆
之遂與為怨又李逢古與吉甫有怨吉甫卒裴度繼相

逢吉罷去逢吉遂諧度使與元稹相怨奪其相位而已
代之欲引僧孺益樹黨俄僧孺入相出德裕為浙西觀

察使由是牛 **原**不報損怨
匿怨左傳子產曰忠信

李之憾遂成 **原**不報損怨
以損怨不聞作威

以防怨而友其論語 **令**勿讎
無私忌周禮凡殺人而讎

讎之則死注義殺者雖父兄不使報也
增餽晉粟

灌楚瓜 **增**餽秦伯又餽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
梁

大夫宋兢嘗為邊縣令與楚鄰界梁楚邊亭皆種瓜梁人灌瓜瓜美楚人稀灌瓜惡楚人夜往搔梁瓜梁欲報之就使人夜往灌楚瓜勿令知楚令聞之大悅以聞楚王楚王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梁楚之歡由宋就

原

敵不在嗣

私不及公

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

介人之寵以報私怨非勇也損怨益仇非智也以私害公非良也

墮黨崇雠

忘恥

思惠

崇雠也忘大取思小惠也

增不報獄吏

不

怨臺劾

漢書韓安國為梁中大夫坐法抵罪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

居無幾漢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

足與治乎卒善遇之聞見錄文路公以太尉留守西京唐介叅政之子義問為轉運判官文潞公謂曰仁宗

朝先參政為臺諫以言某謫官某亦罷相判潭州未幾某復召還相位某上言唐某所言正中臣罪名臣未召

潭州尋至大用與某同執政相知為深

不怕私怨

人部

卷三十三

離怨

望

不念前辱

石林燕語宋趙清獻為御史力攻陳恭公范文正公范蜀公知諫院獨救之清獻遂

併劾蜀公黨宰相懷其私恩蜀公復論御史以陰事誣人是妄如人以死罪請丁詔斬之以示天下熙寧初蜀

公與時論不合求致仕或欲遂謫之清獻不從或曰彼不曾欲斬公者邪請劾曰吾方論國事何暇恤私怨方

蜀公辯茶公時世固不以為過至清獻之言間者尤歎

眼云聞見錄孫文懿公眉州人時家貧欲赴試京師

師自經縣判狀尉李昭言戲之云似君人物來試京師

有幾文懿公第三登第後判審官院李昭言者赴調見

公恐甚意公不忘前日之言也公特差昭言知眉州

讎怨四不報附

意杯酒間白始因胥怨終乃文讎禮著復讎

刀起相讎

聊相贖

蘇軾詩德

常自嗟

歐陽修明妃曲紅顏勝

白毫髮為瑕

鮑昭詩毫髮一為

杯酒失意

曹植

傳明敵怨 代爲仇讎 怨耦曰仇 增孫盛取嫉權

門 王韶見讎貴族 劉知幾奏 記宰相 原若枕干之志無已

則推刃之禍難防 復讎因疾猶慙義士之心 趙喜

加怒及屍豈爲仁者之勇 伍員 不報將叶南方之強

宜釋東門之怨 睚眦必報身則多怨 仇讎不念人

無所懲 念虐我之讎已之謂甚 思寬身之戒而不

相傷 小白用管寧報射鉤之讎 重耳見披豈念斬

祛之怨 毫髮之隙則宜推而遠之 骨肉之讎不可

莫之報也

讎怨五

增詩漢班婕妤怨歌行新製齊紈扇皎潔如霜雪出入
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飈至炎涼變時節棄捐篋
笥中恩情中道絕唐杜甫義鶻行詩陰崖有蒼鷹養
子黑柏巔白蛇登其巢吞噬恣朝餐雄飛遠求食雌者
鳴辛酸力强不可制黃口無半存其父從西歸翻身入
長煙斯須領健鶻痛憤寄所宣斗上捩孤影噉哮來九
天儵翎脫遠枝巨顙折老拳高空得蹭蹬短章辭蜿蜒
折尾能一掉飽腸已皆穿生雖滅衆雛死亦垂千年物
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前茲實驚鳥最急難心惘然功成
失所往用舍何其賢近經滴水湄此事樵夫傳飄蕭覺

素髮凜欲衝儒冠人生許與分亦在顧盼間聊爲義鶻
行永激壯士肝
岑參精衛詩負劔出北門乘桴適東
溟一鳥海上飛云是帝女靈玉顏溺水死精衛空爲名
怨積徒有志力微竟不成西山木石盡巨壑何時平

李益輕薄篇豪不必馳千騎雄不在垂雙鞬天生俊氣
自相逐出與鷓鴣同飛翻朝行九衢不得意下鞭走馬
城西原忽聞燕鴈一聲去回鞍挾彈平陵園歸來青樓
曲未卒美人玉色當金樽淮陰少年不相下酒酣半笑
倚市門安知我有不平色白日欲暝紅塵昏死生容易
如反掌得意失意出一言少年但飲莫相問此中報讎

亦報恩
宋范成大題夫差廟詩縱敵稽山禍已胎垂

涎土國更荒哉不知養虎自遺患只道求魚無後災夢

見梧桐生後圃眼看麋鹿上高臺千齡只有忠臣恨化

作濤江雪浪堆賦楊萬里過淮陰縣題韓信廟詩鴻溝

祇道萬夫雄雲夢何銷武士功九死不分天下鼎一生

還負室前鐘古來大斃愁無蓋此後禽空悔作弓兵火

荒餘非舊廟三間破屋兩株松薛季宣周將軍廟觀

岳侯石像詩萬死何如獄吏尊威名蓋代古難存二桃

豈為功高賜一舸不容身退論幾為飲江思道濟繆為

圖像削王敦沉碑千古蛟川恨留與無窮客斷魂明

何景明易水行寒風夕吹易水波漸離擊筑荆卿歌白
衣灑淚當祖路日落登車去不顧秦王殿上開地圖舞
陽色沮那敢呵手持匕首摘銅柱事已不成空罵倂噫
嗟嗟燕丹寡謀當滅身光也自刎何足云惜哉枉殺樊
將軍

書後漢孔融與郝慮互相短長遂成仇怨曹公操以
書激慮融曰後世德薄睚眦之怨必仇一餐之惠必報
故晁錯念國遘禍於袁盎屈平悼楚受譖於椒蘭彭寵
傾亂起自朱浮鄧禹損威失於宗馮由此言之喜怒惡
愛禍福所因可不慎與昔廉藺小國之臣猶能相下寇

賈倉卒武夫屈節崇好光武不問伯升之怨齊侯不疑射鉤之虜夫立大操者豈累細故哉由此言之身當與

議唐陸宣公贄奏議曰置射鉤之賊以任其才釋斬

祛之怨以免於難此桓文所以宏霸業也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二

此類皆屬詞林典故其言辭雖多事目不知空議詞意不實與當時制同若登車去不顧燕王頭上開此圖書